

陈汉才◎著

容闳

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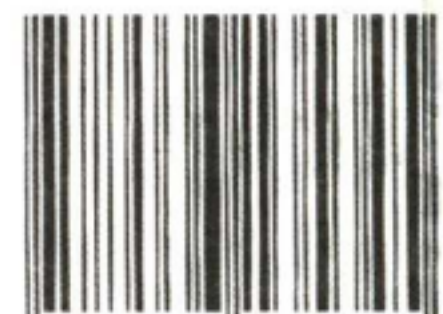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容闳评传



责任编辑：张敏芝 责任校对：冬萍 秀芝 装帧设计：智慧

ISBN 978-7-5361-3534-5



9 787536 13534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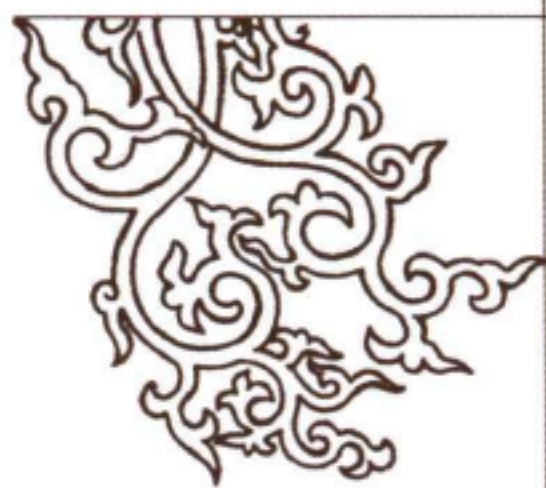
定价：52.00元

陈汉才◎著

K827.52/12

2008

容
閔



评
传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容闳评传/陈汉才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5361 - 3534 - 5

I. 容… II. 陈… III. 容闳 (1828 - 1912) 评传 IV.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9347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编: 510500 电话: (020) 87553335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24.5 插页: 10 字数: 424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定价: 52.00 元

纪念容闳诞辰一百七十周年



容闳 (1828—1912)



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 1854 年毕业时照片



容闳的美籍夫人 Mary Kellogg



容闳晚年照片

序





容閔与美籍妻子所生两个儿子的照片（左二容閔次子容觀槐，右一容閔长子容觀彤）



1872年由容閔创导并接应的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其中有詹天佑、梁敦彦等人



1912年4月23日，
容闳遗体与忘妻玛
丽合葬于美国哈城
西带山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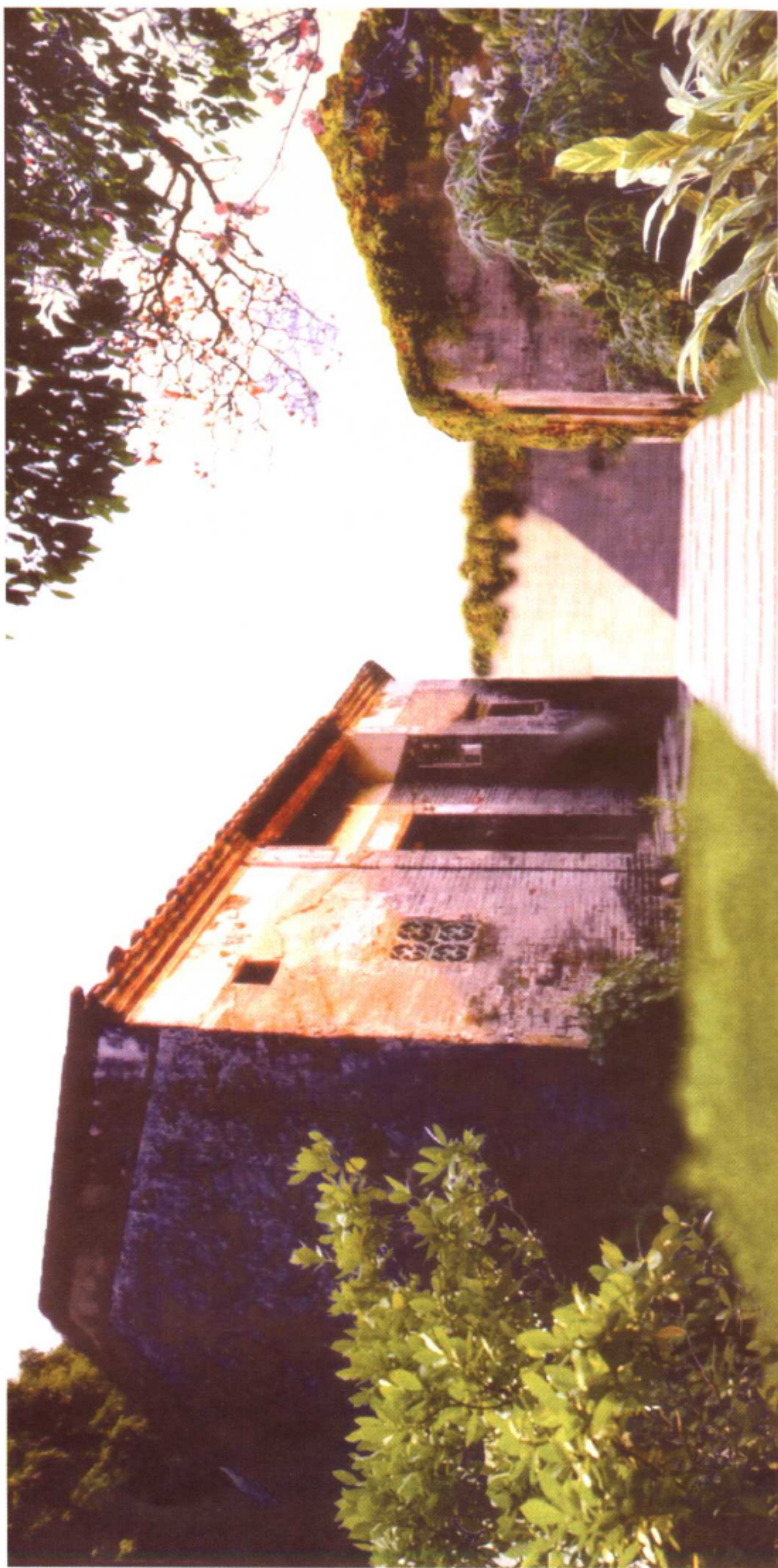
2004年11月，在
珠海市，作者与容
闳孙子容永成（右
二）合照



2004年11月，在珠
海市，作者与容闳
孙子容永成合照

序





珠海容闳故居

江泽民主席 1997 年 11 月 1 日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指出：

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已有二百多年历史。1784 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远航到中国。1847 年，中国最早的一批留美学生容闳等人赴美求学。许多中国人参加了美国的建设事业，不少美国人同情和帮助过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他们的动人事迹，我们永远记在心中。

——江泽民：《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见《人民日报》1997 年 11 月 2 日

胡锦涛主席 2006 年 4 月 21 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

耶鲁大学是中美教育合作的先行者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156 年前，一位名叫容闳的中国青年走进了耶鲁大学校园，4 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士学位，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此后，一批又一批中国青年来到耶鲁大学求学。

——见《人民日报》2006 年 4 月 23 日头版

序

原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章开沅

陈汉才教授撰写的《容闳评传》一书即将出版问世，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深愿此书能够推动容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容闳是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先驱，他为中国的进步与富强奉献了毕生精力，而且办了许多可圈可点的大事，如办工厂、倡留学、参与维新、支持革命等，并且留下了永远值得后人铭记的众多业绩。但是，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重要历史人物相比，我们过去对容闳的研究太少，近代史的一般读物也很少提及，以致许多年轻学生不知道容闳为何许人物也。

文献资料的匮乏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由于存在着心理障碍。过去在左倾思潮的干扰下，历史学者不大敢肯定容闳。一是他在美国耶鲁大学学成归国后当过洋行代表，随后又背离太平军而投奔曾国藩，难免有“为虎作伥”的历史污点。二是他“完全西化”，娶外国老婆，终于定居美国，很像个“假洋鬼子”。

现在看来，这些想法都是很荒唐的。因为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以前，即已立志“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回国之初，他在香港学习律师，在上海海关当翻译，在宝顺洋行任代表，无非是为了先谋得一个职业，作为以后事业发展的基础。他中文不佳，人地两疏，只能在中外之间干点协助沟通之类的活。及至他经济上稍能自立，对中国风土人情大概了解，便想施展自己归国前的抱负。先后向太平军建议七事和投入曾国藩幕府，无非是寻找可以作为自己依托的社会力量，目标都是借西学以求中国的文明富强。他在太平军与曾国藩之间选择了后者，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太平天国已经腐化堕落，而曾国藩的洋务事业却方兴未艾，并没有任何如同20世纪之初那样壁垒分明的政治向背。他以洋务运动为依托，实现了办工厂与倡留学两个目标，这说明他的选择比较明智，至少比稀里糊涂陪着洪仁玕为天王尽忠殉节好一些，因为他毕竟并非太平天国的臣民，不必为太平天国的败亡承担任何责任。至于长期定居海外，终于客死异乡，那更怪不得容闳。这是当时那个专制守旧的中国未能容纳这个海外赤子，冷酷地把他长期排拒在国门之外。





但他始终关心中国的命运，支持国内的维新事业与革命运动，民国一经建立便让儿子覲槐归国为新政府效力。耿耿此心，可昭日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他的滞留异域说三道四。

与容闳同时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先驱者，大多是在国内长期接受传统教育，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然后再走出国门看世界，在海外获取新知以后回国推动各项革新。唯独容闳是从小到大在海外接受比较系统的西方教育，毕业于名校耶鲁大学，然后回国先后投身洋务、维新与革命运动。一般说来，大学是一个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初步形成阶段，应该说，容闳回国之前，已经大体形成了适应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不仅是带着西学回国，而且是带着一个业已西化的自我返归故土。当别的先驱者睁大眼睛注视西方，为西方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而感到惊奇的时候，他却睁大眼睛观察中国，努力了解中国的社会与国情，首先谋求与祖国相互认同，然后再寻找灌输西学以谋求文明富强的方法与步骤。

人们常称赞容闳“与时俱进”，但他的“与时俱进”与其他同时代先驱者的“与时俱进”不尽相同。因为他的思想认识早已超前于中国社会发展与国人认识进步的水平，不同于其他先驱者学习西方的认识明显地历经器物、文化、制度三个阶梯。他之所以从办工厂开始，历经倡导留学、支持维新，终致赞助以建立共和国为目标的民主革命，无非是力求把自己的实践适应于社会潮流的进展水平，并不是他自己的思想认识逐步提高的反映。就总体而言，容闳是实践家而不是思想家，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没有任何空想与虚夸。也许是由于中文写作的困难，他没有留下更多足以说明他的思想发展轨迹的论著，但他有关现代化认识的整体性与前瞻性应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我来说，陈汉才教授堪称国内容闳研究的先驱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在课堂上专章专题地评介容闳的生平与教育思想，并且在毛礼锐教授的鼓励下开始收集新资料、新信息。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之后，从1995年春节前开笔，历经3年的时间，终于在1998年上半年写成近40万字的《容闳评传》。1998年11月，我在珠海市举办的《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亲眼看见他在会上会下不放松任何可以利用的时间，热忱而又虚心地向中外有关学者请教，或交流信息，或了解资料，或切磋心得，真说得上是专心致志、锲而不舍。我想，如果没有这样可贵的求知精神，是很难完成如此大型的容闳传记的。我深信，此书的出版必将推动容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并且使社会上更多的人了

解容闳、学习容闳、发扬容闳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崇高精神，把各自的本职工作做得更好。

应该特别说明的是，陈汉才教授在完成初稿之后到正式出版的近十年时间里，同行们陆续出版了一些同类研究成果（著作和论文）。如何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增加或补充一些新鲜的内容呢？陈教授在学习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精益求精，努力进行《容闳评传》的拓展创新的尝试。他完成初稿后，又多次深入到容闳家乡珠海市南屏镇调查访问和学术考察，与几十个容族老人和后人座谈，打开尘封很久的珍贵史料锁箱，仔细阅读锁在乡镇里珍藏的多种香山县志原本，认真抄录容氏族谱家谱，向美国耶鲁大学（容闳的母校）和费城天普大学索取有关容闳的资料，从纵的方面挖掘以前研究者、学者没有涉及的容闳生平新鲜素材；又大量阅读名家名人编撰的各种丛书、文集、诗集、笔记集、文选等，从横的方面拓展容闳与他人交往、名家名学者给他赠诗、序文的新颖内容，在以下 11 个方面增补了容闳评传的新材料：①绘制容闳族谱和容闳家谱的详细图表，放在评传的前面部分，这是研究容闳的正式出版的所有论著所没有的；②用容闳家族史实，论证 1850 年死去的是容闳的“二哥”，非一般人所说的是他的“大哥”；③丰富和拓展了容闳童年生活，他数次返回家乡南屏镇，捐钱五百两银子，资助家乡创办“甄贤学堂”，解决了乡亲子女入学受教育难题，帮助侄子成婚，带领两个洋儿子补办“入族升灯”仪式等鲜为人知的新史实，使评传内容更加丰富，传主更富人性化、更加鲜活；④针对有些学者认为知县桂文灿 1863 年提出留学教育的设想，从而认为桂文灿是留学教育“最早”提倡者的说法，根据确凿史实，论证容闳在 1847 年 4 月就提出“愿遣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的留美教育计划，并不断丰富、充实之，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上证明容闳是留学教育的最早倡导者，是“中国留学教育之父”；⑤陈教授从披阅近人徐珂编的笔记集《清稗类钞》第八册中，新发现容闳自己创作的五言组诗《园居十首》，这是极为难见难得的诗作，把它移植入《容闳评传》第八章中，并从创作背景、诗歌内容景物、写作特点等方面进行评析，这是过去研究容闳的著作所没有的；⑥作者从爱国诗人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及近代学者张文虎《舒艺室诗存》中，选取两人先后送别容闳的两首赠诗《星洲喜晤容纯甫副使，即送西行》、《送容纯甫再赴弥利坚》，先后放入《容闳评传》之中，增加了容闳与名家名人交往唱酬的新内容；⑦针对一般研究容闳的著作（专著、论文）都把容闳在 1886 年岁末、迎接 1887 年新岁来到之际，用毛笔抄写的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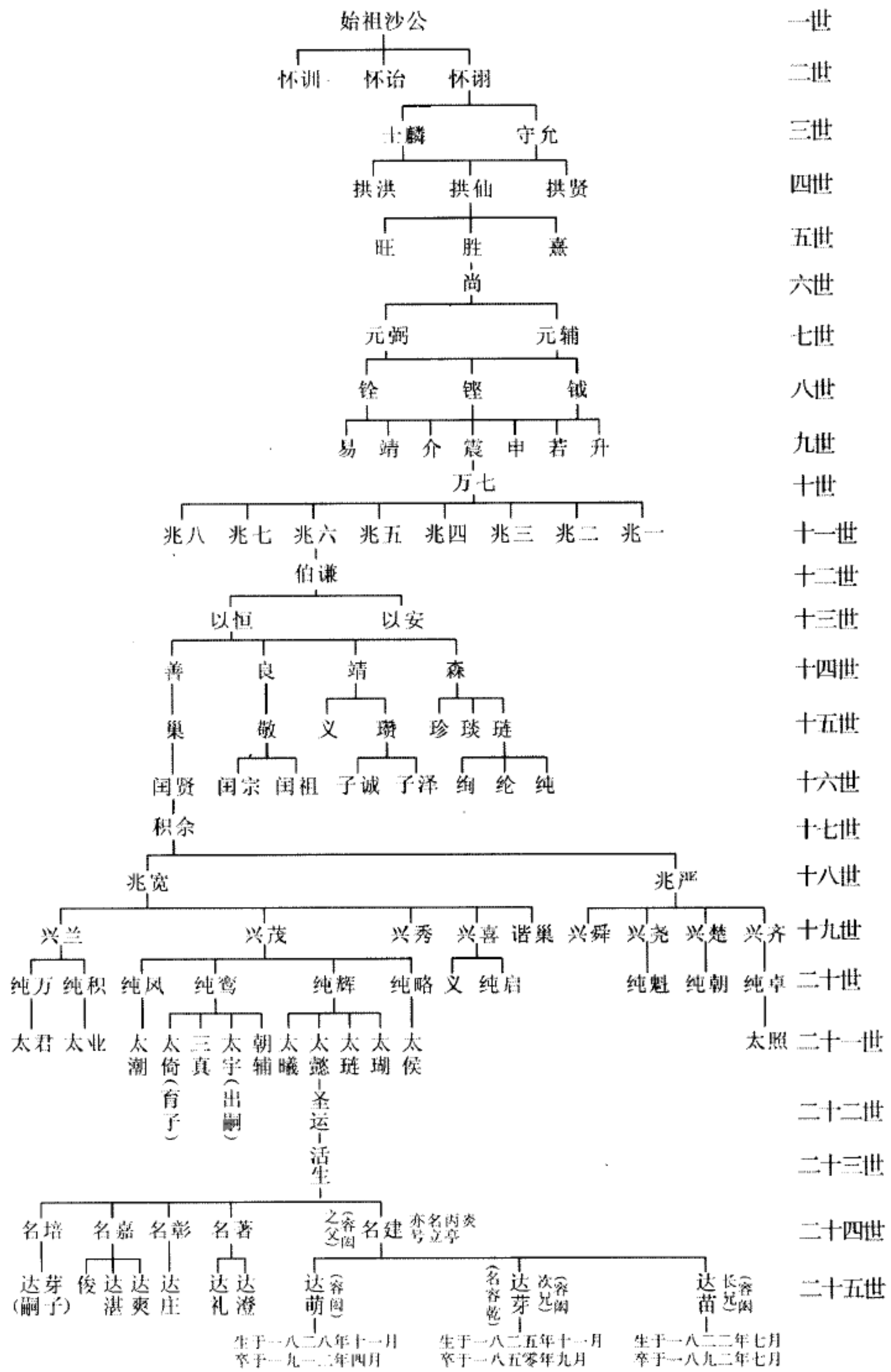


五言律诗（藏于容闳母校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之中），认定这是容闳本人所创作的问题，作者经过细致的阅读查证，证实这首五言律诗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所作的，而绝非容闳所创作，从而正本清源，纠正了长期以讹传讹的流传错误，达到申明正义的目的；⑧新选取非常难得的容闳美籍妻子所生的两个儿子的珍贵照片，这是所有容闳研究论著所缺少的；⑨补入了对容闳卒年生年的详细考证材料，对学术上有争议的三种生卒年说法，依据史实提出个人新见解，论证了传主正确的生卒时间；⑩概括出容闳留美教育管理四大特色，重新审视和论述容闳的历史角色定位、历史贡献和现实借喻意义；⑪依据新材料，整理出较为具体详备的《容闳年谱》和容闳译著、研究容闳论著目录索引。这新补充的 11 个方面史料，有的是前人没有述及的第一次新颖资料，有的是艰苦考证，力排众议的个人学术新见解，也有的是“道他人之未道，发他人之未发”的新材料、新观点，都大大丰富和拓宽了《容闳评传》的内容，使这部评传的内容新颖、丰满、独到。

当然，容闳研究毕竟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不能对此书作过多的苛求。就以资料的搜集而言，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容闳档案至今还未能全部翻译利用，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Hoover Archives）保存的容闳与布斯（Charles B. Boothe）之间的 26 封信尚有待于进一步发掘，还有国内各种档案、文集、诗集、报纸杂志中散见的有关容闳资料更需要勤苦求索、爬梳剔抉。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洛赫曾经说过，史实是历史学家的暴君。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对史料的追求简直是“贪得无厌”，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史料之于史学，如空气之于飞鸟，流水之于游鱼，不可以须臾离。我殷切地希望本书作者与其他有志于容闳研究的学者，在这方面作更多的努力，力求把容闳研究建立在尽可能坚实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可能使之进入更高层次。

2006 年 11 月 1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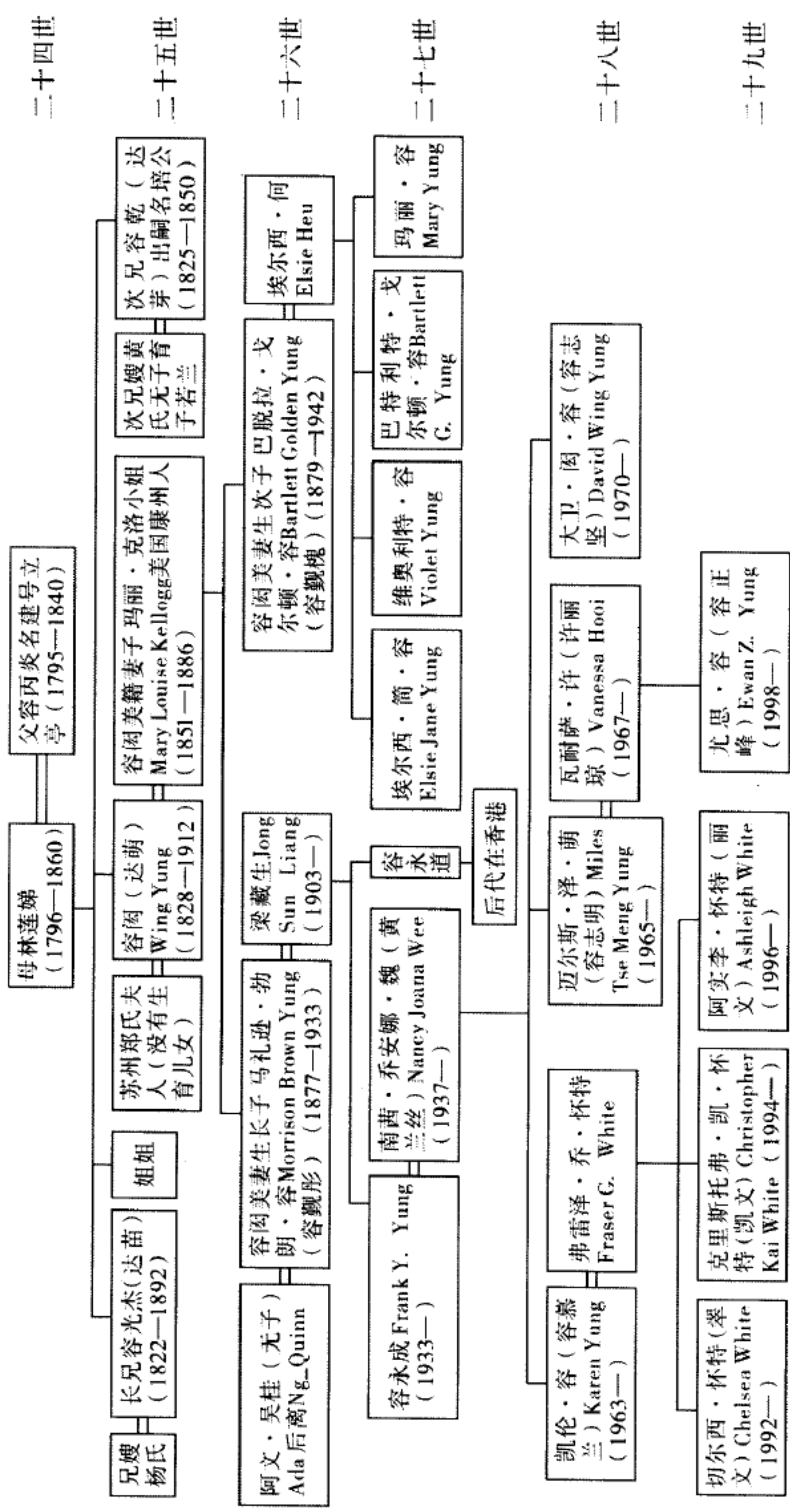
容闳族谱世系表





容 閻 评 传

容閻家族系表



目 录

第一章	生于外侮内患交迫、积贫积弱的封建末世	(1)
第二章	苦难的童年	(10)
第三章	马礼逊学校的创办特色和勃朗校长的得意门生	(20)
第四章	扬起赴美留学的风帆	(39)
第五章	耶鲁大学古朴幽雅校园里的勤奋留学生	(49)
第六章	学成归国	(68)
第七章	谋道谋食 傲骨铮铮	(80)
第八章	天京访察献策 园居赋诗言志	(97)
第九章	再次贸营茶丝 商海浮沉	(119)
第十章	赴美购运新式母机	(129)
第十一章	启动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年轮	(145)
第十二章	组织率领幼童赴美留学与颇具特色的留学教育管理措施	(165)
第十三章	留美教育的中途夭折	(196)
第十四章	“销差”亡妻后抄诗抒情 献计驱日兴实业	(228)
第十五章	在“澎湃而来”的“维新潮流”中	(250)
第十六章	从船遇孙中山, 谋订“红龙计划”到长眠西带山	(266)
第十七章	再论容闳的历史角色定位、历史贡献及其现实借鉴意义	(296)
附录一	容闳年谱	(333)
附录二	容闳著译、研究容闳论著目录索引	(367)
后 记		(380)





第一章 生于外侮内患交迫、 积贫积弱的封建末世

清季末年，列强入侵，朝廷投降，国家多难，容闳所在的香山县南屏乡广大农民，就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容闳即诞生在这个贫穷多难的山村。

一、黑夜降生的婴儿 梦幻神秘的名字

1828年11月17日（清道光八年十月十一日）子夜时分，广东香山县婆罗岛上的南屏乡，笼罩在朦胧的月色里，四野万籁俱静，不时传来几声凄厉的夜鹤叫鸣声，冲破山村夜晚的寂静。此刻，劳累一天的南屏乡农民，大多早已进入梦乡，只有村西北的一间破旧式的“镬耳屋”，仍然闪射出微弱的柱柱灯光。屋的主人容丙炎老头儿，心里盘算着：妻子身孕十月，又快要添丁了，这是一件好事，但今年晚造旱灾，又加上一场“寒露风”，把扬花的稻禾一扫而光，倒伏在田里，看来晚造稻谷又将要减产了。眼下家中已有两男一女，孩子“一簦牙”，又逢上年景差，今后的日子该怎样熬过？俗语说，禾怕寒露风，人怕老来穷。“哎，命苦啊！”容丙炎老汉自言自语，唉声叹气，刚刚泛起一点喜悦的脸色，又迅速消失了。这时，他坐在天井石凳上，望着中天闪烁的几颗寒星，紧锁着眉头……

突然，“哇啊！哇啊！哇啊！”随着有节奏而清脆的哭声，一个婴儿呱呱落地了。乡下接生婆报告说：恭喜，恭喜，是个男丁！容丙炎老汉听到这个喜讯，又听到婴儿的叫声，喜上心头，赶快把“利市钱”塞给接生婆，感谢她把小生命接到容氏家族里。接着，又迅速走入厨房，煮好鸡蛋姜汤，端着一碗热饭，捧到妻子的床前。

据南屏乡的老人回忆说，相传容丙炎老汉在这天夜里，做了一个美梦，梦见村南的将军山上的高大的桂花树开花，散发着醉人的芬芳；村边的番鬼荔枝结出硕大的果实。在一片迷茫的月色中，老汉仿佛又看到，大孩子读了圣人的书，考中了秀才；刚降生的小儿子长大后读通时尚新书，或能像邻村姓唐、姓郑的大户那样搞了洋务，为国家办事，“红毛番鬼佬”也怕他几分。顿时，“镬耳屋”矮小的屋门，变成了高大显贵的朱

门。容丙炎老汉感到这个奇怪神秘的梦是一个吉祥的预兆，但百思不解其意。为了弄清这个怪梦的原委和真意，容丙炎老汉第二天便去找乡中德高望重的绅达贤士，询问秀才和算命先生。乡绅、秀才和算命先生笑嘻嘻地说：“好梦，好梦！刚刚生下来的儿子将来出人头地，大富大贵。您老等着晚年享福吧！”容丙炎老汉不明白秀才和算命先生的意思，请问其故。秀才和占卜先生笑眯眯地解释道：“桂花开，好运来。举业旺，桂冠戴。番荔甜，喜冲怀。朱门高，自有财。好兆头，好兆头！”这两三个“文化人”根据容丙炎迷蒙的梦意，翻了翻《康熙字典》，给刚出生的婴儿起了个名字：“容閔”。南屏父老都觉得起名取得好，容丙炎老汉也欣然接受了。这就是容閔命名的来历。^①

老人们这些优美的传说，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未必完全是真实可信的。然而它不足为怪，因为封建社会的士人乡绅相信天命鬼神，迷信佛仙，在杰出人物的出生问题上，总是要画蛇添足，刻意渲染几番的。不过，对于穷困不堪、饱受饥饿疾病和天灾人祸的容丙炎老汉来讲，幻想儿子从仕途升迁和时务进财的途径，来摆脱贫困生活，倒是符合他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的。

二、渊源悠长的家族 古朴典旧的故居

南屏乡的容姓家族，瓜瓞绵绵，源远流长。据《容氏谱牒》和《续修容氏族谱》等记载，容氏始祖为汉时陇西敦煌沙祖公，唐时容光为大司马，由于五季时“五胡悖乱，迁南雄珠玑巷”。后迁居新会荷塘，沙祖公的九世孙六二祖公自宋末由新会荷塘徙居香山之南屏乡（旧名沙尾），故“南屏开族始自六二祖公”。自此，容氏族民便在风景优美的南屏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子孙，“贸土田以为业，聚木石以为家”。这里原是杂草丛生、一片荒凉之地。经过容、林、张、郑等姓氏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至清道光年间已成为人口稠密的乡镇。南屏容氏家族到19世纪初，已成为南屏四大姓氏之首，人口发展到千余人。如果从始祖沙公算起，容閔一代已是容氏家族的第二十五代孙了。详见《容閔族谱世系表》和《容閔家族亲系表》。

容閔的曾祖父容圣运，亦名岐凤，号瑞山，“公留心谱系，注意坟茔，手著图说，奕祀犹存”。一生重视修族谱，整理祖坟。“生乾隆戊午年十一月初四日，卒嘉庆戊午年三月十一日，寿六十一岁。”祖父活生公，亦名翀汉，号秋鸿，生乾隆己丑年九月廿八日，卒嘉庆戊辰年十一月初九日。娶刘氏，为前山公略公之女。生有五子，分别是名建、名著、



名彰、名嘉、名培。名建即是容活生的长子，容闳的父亲。名建，亦名丙炎，号立亭，生乾隆乙卯年十二月廿三日，是勤劳憨厚、能干变通的农民，操持着全家的生计。母亲林莲娣，生于嘉庆丙辰年八月十五日，为南屏村德熙公之女，是一个慈祥淳朴、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农村劳动妇女。她不仅料理家务，照料孩子，纺纱织布，而且农业生产也是一个能手，刚生下容闳不久，就下地干活去了。容闳排行第四，其上有两兄一姐。按容氏族名辈分，其长兄容光杰，族名达苗，号穗邨，生于清道光壬午年（1822年）六月廿八日，比容闳大七岁。当容闳懂事的时候，哥哥已进入私塾读书了。哥哥在乡村私塾里，勤读《四书》、《五经》，有时回到家里，还教容闳学几句《论语》、《孟子》中的名言名句。姐姐善良淳朴，样样能干，既帮助父亲做大田作业，又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农闲时还上山砍柴割草。自然，每日照顾弟弟容闳，是她分内的职责。次兄容乾，族名达芽，以前的书和文章都说达芽是容闳的弟弟，此说不妥。根据有三：一是《容氏谱牒》卷十五载：“达芽，讳乾，生道光乙酉年十月十八日，卒道光庚戌年八月十七日。”可见，达芽生于1825年11月，死于1850年9月。他比容闳大3岁，应是容闳的次兄。二是容闳1850年12月20日写信给威廉时，曾报告他温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当年考入美国耶鲁大学，具有新鲜感、兴奋感和竞争意识的情况，还谈及威廉先生转述“她（母亲）告诉我哥哥的死亡，还有她自己的境况。这封信使我悲痛达两周之久。”^②死于1850年9月的达芽，容闳称之为“我哥哥的死亡”，使他“悲痛达两周之久”，这在时空完全一致。三是从文字学来看，容族父老起名“达苗”、“达芽”、“达萌”，是指禾苗、草木植物发育、生长先后依次的地度的。其长兄号“达苗”的“苗”，一般指植物、禾稻初生时的名称。《说文》：“苗，草生于田者。”指田里已长出禾稻或植物的嫩叶、嫩径，如禾苗、草苗那样；其次兄号“达芽”的“芽”，为草木之嫩芽。容闳被父老起名为“达萌”，这个“萌”字，指草木萌动，开始发生。《说文》：“萌，草芽也。”草木开始露出一点点尖尖芽儿。“苗”、“芽”、“萌”，以草木、植物依次先后发育生长的程度，来标志兄弟出生先后之伦序，是较为恰当的。容闳之“达萌”更后于、迟于长兄“达苗”、次兄“达芽”的。从这三方面来看，容乾（达芽）是容闳的哥哥，而不是容闳的弟弟。容闳在自传体著作中说“予第三，有一兄一姐一弟。”因为次兄已“过继”他人，故只剩一兄一姐。这个“弟”不是指“达芽”，而是指名不见传记、11岁就死去的早夭弟弟。年老高寿的南屏父老也证实了这一点。^③容闳族名达萌，号纯甫，在兄姐中算是老四了。



容 閔 评 传

连父母计算在内，容閔一家六口，依靠租借地主的三四亩薄田耕种，过着半农半渔的贫困生活。农忙时，全家集中劳动力耕种稻田；农闲时，伐薪捉鱼捞虾，以补生计。但连年旱涝交灾，人祸连连，人不敷出，还没有到达禾熟时节，容家就已断粮了。一家大小都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容閔故居在南屏镇西南面的辅仁巷2号（即今南屏镇西大街三巷1号），那毗邻水井的夯土墙旁边砖屋房内，就是容閔出生的地方。这里巷子原由三条石板并排铺成。容閔少年时就无数次地从这条长长的石板路上走过。这些大致平直的石条石板，似乎还留下他的足迹和笑声。容閔故居主体屋宇坐北向南，为一幢清代珠江三角洲乡镇常见的“灰砂镬耳屋”建筑。这个建筑由灰砂砌墙，两边弯弯地飘出“镬耳”，方正对称，布局严整。北面为厚重而高大的黑色大门。一入大门，步着石级登上天井，在左侧和正中天宇下，“门官”和“天官赐福”六个大字映入人们的眼帘。天井连着宽敞的大厅。大厅两侧摆着几张硬木做成的椅子，正中恭放着祖先的神主牌，墙上挂着手工画成的祖宗遗像。大厅东边的东厢房，为容閔父母的寝室，容閔婴幼儿时常活动在这个寝室里；大厅的西边为西厢房，是容閔和哥哥的寝室。黄色带黑的苧麻蚊帐，挂在两张床上。床边连着的两张书桌，桌上平放着两盏古式的煤油灯，是容閔和他哥哥容光杰两人读书的地方。因为次兄达芽已过继给名培公作为育子、嗣子，早已搬入名培公家里居住了，所以，西厢房只有容閔和哥哥居住了。当年，容閔曾在此灯下初步学读英文字母A、B、C、D、E、F、G……而他的哥哥容光杰就在那盏灯下摇头摆脑地吟诵着“子曰”、“诗云”、《论语》、《孟子》，两种读书声混合在一间房子里响成一片，真有一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合璧”的味道！在大厅的后面，是“后斗房”和厨房。“后斗房”储放着一些柴、米、油、盐，堆放着一些从橘树山上砍下来、再晒干了的柴草。有时，容閔和姐姐上山砍割的柴草，也放在后斗房里。整座房屋的最南面，是一个大厨房。厨房正中放着一个大铁镬、两个小铁镬，墙上木柜内，有各种炊具。那边墙柜上，放置着碗、筷等餐具。厨房之东、辅仁巷之侧，有一个几房共用的水井。井口用方石砌成。井底不深，水质清滑甜美。容閔童年时期，经常在此井边打水，在阳光下往井里俯视，可以看见自己在水中摇动的、充满稚气的面容。1958年，这口井已被填掉了。容閔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在南屏乡辅仁巷“镬耳屋”和水井边、青石板上度过的。^④



三、幽美如画的乡景 反帝反封建的怒潮

南屏乡位于香山县的南端，彼多罗岛（Pedro Island）之北面。背靠将军山，东北方向为北山群。两个山群高低起伏，蜿蜒而去，仿佛是两条游动的苍龙绿蛇。山上树木葱翠，四季青绿，盛产荔枝、龙眼、乌榄、芒果、桃、梨、橙、柚、柑、桔、枇杷、槟榔、菠萝、蘋婆、杨桃、相思子、菠萝蜜、青竹、杨梅、兰花。容闳所写的组诗《园居十首》中，就有不少描写这里自然风光的秀美诗句，形象真实地描绘了家乡的优美环境与四时花果。

前山河从南屏乡的南边缓缓流过。其南边、东边和西边，都是一大片沿海平原，东面是海关拱北。南屏村和彼多罗岛都被江河包围着。四周河涌纵横，气候温暖潮湿，物产丰富。这里盛产稻米、粟米、蕙茨、菽、胡麻，芹菜、蕃葛、苦瓜、冬瓜、香芋、白瓜、节瓜、番瓜、甘薯、丝瓜、莲藕、慈姑、落花生、香蕉、兰花、海棠、指甲花、夹竹桃、杜鹃花、茉莉花、夜来香、豆蔻花、月季花、何首乌、万年松、艾、藿香、薄荷、蒲公英等 80 多种农作物和植物，有的是医用的名贵药材，有的经济价值颇高。鱼的种类尤多，估计不下 115 种，主要有鲤鱼、鲟鱼、龙爪鱼、青鲛鱼、石斑鱼、黄鱼、鲩鱼、金鱼、章鱼、龙虾、蠔、鲮鱼、鲫鱼、鲢鱼、鲈鱼、泥鳅、塘虱鱼等。还有蚕桑、棉花、牛、羊、山猪、海盐、禽类，一应俱全。南屏乡四野滴翠，百花飘香，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是一个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清代番禺籍诗人谢长文笔下的两首诗《右山馆采梅》和《潭州山居》，正反映了香山县南屏乡在康乾盛世时的风物景色：

山月随人白，纡迴野径微。
稻香秋雨后，蚕语夜声稀。
酒醒寒侵面，花晴香入衣。
相君闲杖履，爱客未言归。

年光两度稻梁肥，百尺危峦日色稀。
松已有花堪午饌，葛多新蔓佐轻衣。
云中牧羊长谣去，松下驱牛横笛归。
莫道天涯容易尽，海山多少钓鱼矶。^⑤

这是一幅醉人的乡村闲适的耕牧画图！它反映清代盛世的江南农村风景，这和以后南屏乡村日趋贫困，百业凋零，一片萧索破败的景象，

形成鲜明的落差对照。

南屏镇所在彼多罗岛，旧称将军山岛，“山峦耸峙，渊水激回”，四面环水，隔前山河与大陆相望，距澳门西南只有一水之隔，相距约五里。镇东面不远即是伶仃洋面，濒临珠江出口处，交通方便，信息灵通。在近代列强侵华之后，更是最先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最早受到“欧风美雨”的吹打，成为近代中国得风气之先的地区。因此，在中山县及珠江三角洲一些县市，就产生了一批近代中国最先觉悟、最早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人物群体。在这片热土上，近现代就产生了容闳、孙中山、容星桥、唐绍仪、苏曼殊、苏兆征、容国团等伟大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革命家、体坛名将和杰出人物。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再扩展一些，以香山南屏为圆点，向珠江三角洲辐射，就会惊喜地发现：从南屏村到翠亨村，35公里，那里产生了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从南屏村到南海西樵山，115公里，那里诞生了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从南屏乡到新会县，130公里，那里孕育出维新运动的杰出宣传家梁启超；从南屏村到花县，170公里，这里产生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这绝对不是历史偶然的巧合，而是近现代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当近代列强入侵、封建统治者昏庸无能、屈膝投降之际，首先受帝国主义入侵之苦的广东沿海地区和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志士仁人，挺身而出，带领人民群众和先进知识分子，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专制暴政，进行维新变法，暴力革命，揭竿而起，以挽救民族危机，写下了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光辉篇章。在珠江三角洲这块神奇的沃土上，人才辈出，灿若明星。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容闳、孙中山、容星桥等杰出人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前仆后继，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的优秀代表。我们可以说，容闳、孙中山家乡香山县，以及南海、花县、新会这片热土，山川灵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成为孕育中国近现代伟大杰出人物的摇篮。

伟大人物或杰出人物往往产生于民族危难之秋。容闳就是生于这样的封建末世、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他所诞生的道光时代，是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是一个危机四伏、迅速走向没落和衰亡的时代。清政府官员昏庸腐败，敲诈勒索，鱼肉乡民，“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刮邑之钱米。”^⑥清末香山县许多昏官贪官，勾心斗角，作威作福，贪污受贿，吸食鸦片，终日嫖赌作乐。为了满足他们的穷奢极欲，清政府从经济上加重压榨农民。当局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私抽



之税，比正赋更甚。“按亩派捐，事同加赋，宽于富户，而苛于平民。”

⑦而南屏、香山县官乡绅，“私抽之项，比正赋有加数倍、数十倍者。”

⑧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绝大部分农民都要租地主土地耕种，“农佃人之田者十八九”，可是“佃农”要把收成的十之八九交给地主，打下粮食不久就断炊了。再加上天灾频繁，瘟疫流行，人祸连年，出现了“斗米千钱，饿莩相藉”的悲惨景象。正如香山渔歌、“咸水歌”里唱的：“曲辰苦，渔家苦，黄连苦瓜同藤苦。财主逼租如狼虎，谷鱼七成入官府。家家齐遭殃，人人饿空肚。”“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尽茅房；地长长，水汪汪，十年九灾人尽丧。”⑨这些“咸水歌”、渔歌在夕照、夜晚，不知从哪里飘来，此起彼伏，互相唱和，声震四野，唱出了农渔人家的血泪和辛酸，道出了农民与渔民的怨恨、愤怒与不满。

更有甚者，那些大地主、大富豪、大恶霸，在春秋稻谷将熟之时，组织恶棍、打手，强抢豪夺，趁机打劫，抢掠已经成熟了的谷子。农民怒斥这种强盗的行径是“占沙”、“抢割”。“田濒海，浮生势。豪家名为承饷，而影占他人已熟之田为己物，是谓占沙。秋稼将登，则统率打手，驾大船，列刃张旗以往，是谓抢割。”⑩看，这伙强盗“列刃张旗”，“驾大船”，大出“打手”，抢割熟禾，土匪恶霸，横行抢劫，多么凶残！

清政府的重剥横榨，地主土豪的强抢豪夺，把广大农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农民无法生活下去了，被迫铤而走险，举行武装起义，反抗清朝暴政，就连容闳的家乡香山县也爆发农民武装斗争。1815年8月，南屏乡外的海面上，一股强大的农民起义队伍，出没水里，“袭击富户，巧打官军”，曾经一度抢到清朝副将罗凤山的巡逻船。“嘉庆二十年七月，盗潜夺副将罗凤山巡逻船。时罗凤山巡哨回，船泊港口外。夜有盗袭之，夺取之。”⑪1843年以来，香山、新会、东莞、顺德、三水、新安（今宝安）、新宁（今台山）等县的天地会秘密建立，开展活动，以“顺天行道”为口号，打击官府和地主恶霸。1847年5月间，香山县天地会首领张斗，“聚众万余人，设伪官职，屯营于下基、安塘等处”⑫，与驻防在小榄的领兵潘庆进行了斗争，屡次挫败官兵反扑。

南屏乡和香山县以及附近的农民群众，不仅受着封建官僚的残酷重剥，爆发无数次的农民起义，而且饱受西方侵略者的蹂躏、欺负和屠杀，多次举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正义斗争。容闳的少年时代，正值清政府横征暴敛、农民义旗高举的年代；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生产力迅速发展，正在疯狂向世界各处殖民地掠夺原材料，强行倾销商品，剥削廉价劳动力，积极向东方扩张，大举入侵



中国。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借口曝晒水渍货物，强行上岸占租原来属于香山县管辖的澳门，鸦片战争后又不断扩大租占范围，1887年更是大规模入侵，强占了与南屏村只有五里的澳门岛屿。西班牙于15世纪至16世纪成为海上强国，曾占有许多殖民地。1575年，西班牙的商船船队首次来华，要求“通商”。以后，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的商船也先后来到广州，在十三行建立洋楼商馆。首先建立商馆的是英国（1714），接着是法国（1728）、荷兰（1729）、丹麦（1731）、瑞典（1732）。后来，西班牙、奥地利、美国、俄国、瑞士等国都建立了商馆。十三行各国商馆的前面，是平坦的广场，广场上空升起了各国国旗。随后，这些国家的商人、牧师、教士，纷纷追随在军旗的后面，涌入中国，传播神道，输出商品，掠夺原料，大量倾销鸦片，就在南屏乡东面的伶仃洋面上，无数只偷运鸦片的商船停泊待发，大批毒品强销中国。这些殖民主义者在我国沿海一带，掠夺民财，强奸妇女，杀害百姓，无恶不作，激起了沿海人民的愤怒反抗。1826年2月，“西洋夷人吗叻呢尔杀渔民严亚照。知县蔡梦麟揭报总督檄广州知府。”^⑬1836年夏，即容閔进入澳门郭实腊夫人所创办西塾读书的第二年夏天，台风顿作，南屏村外海面渔船遭到巨风摧毁，“英夷乘机登上检查，乱枪射杀钟蔡氏，又杀一卖糖果之小商贩。”^⑭1836年秋，英人“开驰道于东望洋山，山多居民坟墓。英夷勒起迁。迁者给洋银一两四钱；不徙者夷之弃残骸于海，民大嗟怨。”^⑮西洋人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在光天化日之下持鸟枪践踏农田菜圃，闯入民居、登船，强奸民女。黄培芳撰道光年间《香山县志》载，洋鬼子“持鸟枪蹂躏场圃……携入教男女，阑入村庄。登船有少女，或强宿焉。”^⑯西方侵略者这些野兽暴行，激起了广大农民、渔民的无比愤怒。1849年，葡萄牙驻澳门总督亚马勒封闭清政府设在澳门的海关行台，毁拆坟墓，修筑马路，拆毁香山县丞衙署，强迫改编门牌，迫缴地租，拒绝向清政府纳租交税，驱逐清朝驻澳官员，滥杀良民百姓，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8月22日，爱国民众沈志亮、李亚保、郭亚安等，激于民族义愤，联合将澳门总督亚马勒杀死，这是香山县人民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暴政的爱国义举。

各国殖民主义者在军事入侵、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十分注意文化教育的侵略。他们在中国土地上开医院，办学校，立报馆，举办慈善机关，设立教堂，发展教民，培养传教士，扶植洋务买办商僚。容閔的家乡香山县南屏乡，既是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政治经济侵略最早的地区，又是受西方文化教育侵略最早、影响最深的地方。容閔的少年

缺页

第二章 苦难的童年

在最先遭受列强入侵、灾难深重的香山南屏乡，流传着许多有关容閔童年饥寒交迫、艰难度日的真实故事。

一、拒受诬谤的个性 悠扬忧怨的牧歌

容閔四五岁时，身体长得结实、高大。南方火辣辣的阳光，把他晒得黑黝黝的。灵秀的眉宇下，闪动着一股正气的的光芒。他常在里巷间的三石板上，与同龄的小伙伴们玩耍、游戏。有一次，春节过后不久，容閔照旧在故居巷里的三石板路上，正在与邻居郑姓有钱人家的胖小子，兴致勃勃地放风筝。突然，这个胖小子大声地叫了起来：“哎呀！我丢失了一块铜板！我丢掉了一块铜钱！”硬说容閔手上的那块铜板是他的。容閔马上感到，这个“奸仔”又要滑头了，竟敢怀疑自己偷窃他的铜钱，这是天大的冤枉！容閔穷得有骨气，从来不随便私拿他人的钱物。就在他5岁那年春节前夕，在办年货的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邻居张大爷丢失了一个钱包，内有25两银子。容閔捡到之后多方了解，终于把钱包和银子如数面交给失主。张大爷硬要把2两酬谢费往容閔袋子里塞，容閔坚决不要，把银子放回张大爷桌上。至于这回他手中的铜板，是母亲在春节那天早上封给他的“新春利市钱”。容閔此刻感到很委屈，便气冲冲地走到那个肥仔跟前，大声地问他：“你有几个铜板？”肥仔结结巴巴，吞吞吐吐，一会说有八个，一会又说有十个。容閔看他脸色有些慌慌张张，意识到其中必有奸诈，便迅速地把粗大的手伸进肥仔黑色尼子上衣的衣袋，从袋里捣出十个铜板，放在众伙伴的面前，肥仔的钱一个也没少。在铁的事实面前，肥仔再也不能抵赖诬告，只得频频认错。容閔高声地说：“大伙儿看清楚了，这个‘奸仔’陷害好人！”接着打他一记耳光。在场的小伙伴无不拍手称快，“打得对，打得好！”大伙儿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容閔富有正义感的刚烈行为。^①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容閔转眼长大到6岁多了。这时的容閔懂得人情物理，善解人意，自觉帮助家人做事，体贴亲人。夏天炎炎，他看到妈妈劳动了一天归来，非常劳累，就把一碗“山茶水”端到妈妈跟前，还拿大葵扇子，为妈妈扇扇子；秋天农闲，家里缺乏柴火，他就跟随姐



姐上山砍柴割草。在将军山、橘树山上，姐姐砍柴，容閔割草。閔弟捧来一把草，姐姐就把他捆起来。肚子饿了，他就爬到树上摘些野果，拿到姐姐跟前，姐弟俩一块吃掉它。冬天塘涌水干，捉几斤塘虱鱼和鲮鱼，给家里蒸上一碟鲜甜美味的鱼儿。说实在的，这手“捉鱼”本领，还是哥哥一手教他学会的呢！在春草碧绿、百花齐放的春季，他牵着一头小黄牛，到橘树山下的小平地放牧。夕阳西下，他骑在牛背上，披一身金色的晚霞，哼起富有乡土情味的小调：“睇牛仔，真孤忧，耕人田地睇人牛，头上戴着崩边帽，身上有着络麻头！”有时，他一头汗水，浑身泥巴，索性就把牛牵到树下，把牛绳绑在树身上，自己和其他牧童一齐脱光衣服，一同跃入水中，互相泼水、嬉戏，用力把水儿泼在对方的脸上。有个别调皮的牧童，在水塘里撒尿，动也不动地站在水里，这也是不足为奇的。^②这种亦耕亦牧、半樵半渔的童年生活，练就了他征服困难、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坚强性格，这对于他以后在购买洋机器、派选留学生、数次择业、业茶营商工作中，能够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打下了坚实的良好心理素质基础。

二、教会小学的“笼鸟” 戴帽游校的“耻辱”

父亲看到閔儿从小勤劳、正直、懂事，心里十分高兴，自然有一分安慰。但老父又想：从7岁开始，閔儿的人生道路该怎样走？大儿子达苗已入私塾了，学的是正统的学问，走的是举业仕途；我家穷困，家底薄，眼下经济拮据，閔儿不能走哥哥这条路了。父亲又看到近十年来，南屏乡郑家大户懂得几句“番话”，搞些洋务，发了财，盖了大屋高楼。如果閔儿能进洋人办的学校，一则可以免交学费杂费，适合自己家境贫困的实际情况；二则可以学些“红毛番话”，容易谋个职业，混口饭吃，如果走运，还可以发财呢！这样，大儿子走一条科举之路，閔儿行一条洋务之路，同样可以富贵，殊途而同归，何乐而不为？因此，容丙炎老汉给容閔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让閔儿进入洋人办的学校读书，将来识字谋生，发家致富，光宗耀祖。容丙炎老汉这种思想，正是西方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和经济入侵广东沿海地区不断加深的必然产物，也是香山县南屏乡一带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反映。在清末特有背景下，容丙炎老汉存在着这些想法，是十分自然的。

使容丙炎老汉这种想法和计划安排变为现实的机遇终于到来了。恰好在容閔7岁之际，即1835年初，澳门郭实腊夫人的教会小学增设了男生部，招收中国儿童。1831年底，荷兰教会派德国籍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抵达澳门传教, 受到马礼逊的热烈欢迎和款待。郭实腊利用自己会说流利的中国语这一有利的条件, 一方面在澳门传教, 以澳门为基地, 到内地收集情报, 帮助鸦片贩子做鸦片贸易, 一方面要自己的英国籍妻子温施蒂 (Wanstall) 在澳门自己的寓所大三巴下 187 号内办起一间女塾, 专门招收一些贫穷家庭的女孩子入学, 向她们宣传基督教新教的《圣经》。1834 年 8 月 1 日, 马礼逊突然得急病, 逝世于广州, 遗骸运至澳门安葬。为了表彰马礼逊的功劳, 英国大鸦片商查顿 (William Jardine) 和颠地 (Laneelot Dent) 等人于 1836 年 9 月 28 日积极倡议成立“马礼逊教育会”。该会在同年 11 月成立之后, 积极筹集经费, 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创办马礼逊纪念学校 (也称马礼逊学校), 在条件还没有具备时, 先在郭实腊夫人温施蒂女士所办的教会小学 (即所谓西塾) 设立男生部, 作为将来建立马礼逊纪念学校的预备。马礼逊教育会从英、美国内募捐一笔资金, 每月向温施蒂提供 15 英镑的资助, 作为她在教会小学内附设男生部的经费。与澳门一水之隔的香山县南部的南屏乡及其他乡镇的农民子弟, 就有机会往温施蒂夫人西塾男生部就读。正如容閔所记载的那样: “古夫人 (笔者按: “古” 与 “郭实腊” 的 “郭” 的中文译音相近, “古夫人” 即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夫人温施蒂) 所设塾, 本专教女生。其附设男塾, 不过为马礼逊纪学校 (Morrison School) 之预备耳。马礼逊纪念学校发起于 1835 年, 至 1839 年成立。未成立时, 以生徒附属古夫人塾中, 酌拨该校经费, 以资补助。是予本马礼逊学生而寄生于此者。”^③

应该指出, 这所以培养教徒、传播教义为宗旨的教会小学, 没有一定的关系和条件是进不去的。恰巧, 在温施蒂夫人所办的教会小学里, 有一位任司事的人, 与容閔的父亲容丙炎是同乡好友, 大家执志同道、旨趣相投, 交情颇深。这位在教会小学任司事的同乡 “执友” 回南屏乡探亲时, 曾和容丙炎谈起这所小学的事, 讲起这所学校不收学费, 还提供食宿, 方便穷苦人家子弟就读, 读了几年以后, 学懂 “番话”, 还可以到洋行那里找到一份职差, 有面有钱。“执友” 这番善意的话, 打动了容丙炎的心, 深深感到让閔儿入读洋人学校, 正合自己的心意, 与自己以前规划过的閔儿要走的那一条路不谋而合, 于是, 容丙炎老汉便托这位 “执友” 去向温施蒂夫人求情, 要求准许閔儿入这所学校读书。不久, 温施蒂夫人批准了容丙炎的申请, 同意容閔入学读书。

1835 年夏天, 年仅 7 岁的容閔, 第一次离开故乡, 踏足异地, 心里又高兴又害怕。他带了几件衣服, 在父亲的携带下, 迎着初升的朝阳,



步行到了海边，乘搭一条小船，横过碧波滚滚的大海，来到了葡萄牙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澳门。父亲手里拿着“执友”写下的澳门教会小学的地址，边行边问，弯弯曲曲地穿过了许多狭窄的街巷小路，来到了位于大三巴东侧、荷兰园附近的温施蒂夫人寓所，即教会小学所在地。早已在校门口等候的同乡“执友”，立刻迎上去，把容闳和他的父亲引领进校内，带他俩拜见温施蒂夫人。在这所外国人办的学校里，容闳第一次看见与中国妇女迥然不同的西方女人。这位温施蒂夫人身材修长，体态合度，眉目清秀而有威严，眼睛蓝色而深陷在眼眶之中。高鼻梁，薄唇片，脸蛋长，眉毛浓，头发披肩，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办事明快果断、经验丰富的女豪杰。时值盛夏炎暑之际，温施蒂夫人穿一身全白的衣服，走起路来，白色连衣裙软波飘荡，洒洒漾漾，宛若白莲仙子。夫人穿着这套当时堪称世界新潮流的时装，更显出其苗条、洒脱和高雅。小容闳看着温夫人这身打扮，又惊又怕，愕然不知所措，立即钻到父亲的肘下，不敢动弹半步。虽然温夫人和颜悦色，但容闳始终感到惴惴不安。父亲看到此情此景，顿生怜悯之心。但为了孩子的前途，仍然和那位同乡“执友”一起，规劝小容闳留下来，听夫人先生的话，好好读书，学好洋语及中西学问，长大了好找一份好职差，赚钱养家。有事可找同乡“执友”商量解决。经过多次规劝，小容闳才渐渐平静下来，他拉着父亲“执友”的手，目送双脸爬满皱纹的老父，看着父亲离开学校、渐渐远去的身影，像黄豆般大小的眼泪，从他眼眶里一滴一滴地落下来……

温施蒂夫人在澳门所办的教会小学，作为马礼逊纪念学校的预备学校，初期只招女生，后来兼收男女，设立男生部，总共招了十几名穷苦人家的孩子，以女生为主，男生为次。在学校中，温施蒂夫人除了用少量的时间教学生读英语之外，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向这些孩子灌输基督教的教义。在对学生管理上相当严格，主要管治措施有两条：一是对不听话或违反校规的，就严厉呵斥杖罚，有人称之谓“棍棒纪律”；二是学生宿舍隔层分治。她安排男生住一二层宿舍，女生住三层楼宿舍，男女严格分开，严禁男女交往和自由上街活动。容闳在男生中年龄最小，温夫人怕其他男生欺负他，故意把他安置在三楼女生宿舍旁边的房子住宿。容闳初时不了解温夫人的好意，还误以为温夫人有意为难他。容闳这个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自由自在活动惯了的农村放牛娃，一下子被安排在三楼上，实行“三不准”（不准下楼、不准在地上活动、不准出门上街），这就像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一下子被关进了鸟笼，犯人被关进监狱一样，失去了人身自由。容闳每天站在三楼的阳台上，俯视楼下绿色草地，看



见许多男生和女生在自由活动，随意嬉戏、玩耍，而自己却只能“囚”在三楼上，感到很不公平、很不自由，认为温夫人厚此薄彼，偏心他人，为难自己，因此。他渐渐疏远、憎恶温施蒂夫人。他经常独自偷偷溜到楼下，同男生游戏、玩耍，甚至冲出校外，在大街上逛一逛，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有一次，容閔潜出校外，走到海边的码头，看见几只小船停泊在那里，灵机一动，便萌生租船逃脱的念头。回到宿舍，他了解女同学的处境和心态，这些女同学的年纪都比容閔大，同样受到温施蒂夫人的凌辱和虐待。每天被迫接受西方基督教的灌输，学习一些英文。温夫人对女生特别苛刻，经常对她们训斥和体罚，使得一些女生因为忍受不住虐待而中途辍学。女生中就没有一个读满一年的。楼上就有几个女生因为温夫人管理过于苛刻，经常受打骂，很早就想飞出“鸟笼”的。有一天，容閔找五六个受害至深、胆子大的同乡女生，提出和商量一个租船逃走计划，得到这几个女同学的支持和参与。过了几天的一个下午晚饭后，他和五六个女同学偷偷溜到海边观察，知道可以租船渡海，返回家乡南屏和香山的。于是，大家分工合作，女生选出一个身高胆大的当女生小组长，带领她们一清早就潜行到海边；容閔负责租船，并担任此次行动的总指挥。依照事前分工，容閔在行动前一天，私自潜出校门，跑到码头，订租一条篷船，交了租金，议定第二天一清早搭船过海，返回香山各地。

按照预先计划，次日一清晨，东方泛起一抹鱼肚白，容閔和六名女同学，就迅速冲出校门，奔向海边码头，同在那里等待的船老大招手致意，便都先后一个箭步，跳进船舱里。船老大马上升起风帆，划动双桨，向着对岸的彼多罗岛的南屏村方向驶去。在船上，容閔十分高兴，提出六位女同学就近先到容閔家亲朋里躲避几天，然后分别潜回自己家中。六位女同学都欣然同意，喜上眉梢。容閔认为，这次精心策划，组织周全，成功把握甚大。此刻，船老大用力猛摇双桨，篷船如同出弦的弓箭，在海面上飞快地前进着。不一会儿，南屏村已遥遥在望了。七人看到胜利在望，不禁齐声欢呼，拍手叫好。

正当他们兴高采烈的时候，突然有一条大汽船飞速追来。七个人大吃一惊，惶惶不安。这时，容閔心急如焚，恳求船老大加快摇船，快速前进，“老大爷，请你加大力气，飞速猛进，到了对岸南屏村，我们重重酬谢！”船老大心里也很焦急，使尽全力，全速前进，但也无济于事。船老大的两条桨，怎么能敌得过大汽船的发动机开动的两只轮子呢？后面那只大汽船越追越近，容閔等七人只好束手就擒，被押回学校，等待温



施蒂夫人的惩处。

温夫人站立在学校办公室门口，怒气冲天，大发脾气，劈头就把容闳七人呵斥一顿，命令容闳他们排列成行，在校园游行示众，晚课后又强令七人站在课堂的长桌上，容闳站在中间，两边各站三位女学生。温施蒂夫人给容闳戴上了一顶用厚纸皮粘成的圆锥形高帽子，胸前挂上一块由硬纸做的大方牌，牌上写着“逃生魁首”四个大字。六位女生也戴上了纸高帽，胸前挂上写有“逃徒”二字的方牌。看来，七个学生都被温施蒂夫人视为越狱囚犯，遭到严厉惩罚，百般凌辱。他们七人除了游校示众之外，还被罚站在桌上示众达一个多小时之久，被折磨得肚饿气喘，头晕眼花，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容闳被这样的凌辱折腾，羞愧交加，无地自容。而温夫人觉得这样折磨七人还不解恨，特意组织全校学生列队参观，并当场把橙子、糖果、饼干分赠给前来参观的学生吃用。容闳此时又饿又渴，口水欲流，但他坚强不屈，默默忍受，头也不回，显示出不屈不挠的刚强性格。后来，他在回忆中说：“这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最大耻辱！”

容闳遭此折磨、侮辱和打击，以后再也不敢逃学了。在温施蒂女士的安排下，他每天照常读圣经，学习英语，几年之后便会讲一些简单的“番话”。温施蒂夫人在教学中，讲究教学方法，适应儿童生理心理需求，循循善诱，又很喜欢容闳的好学聪明，积极地解答容闳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还自己出钱买一本英文书和一本笔记本赠送给容闳，有时也请容闳吃一两块洋面包。而容闳也慢慢地消除了对她的憎恨、疏离的感情，逐步觉得这个洋妇人“和蔼仁厚”，关怀自己了。

温施蒂夫人的教会小学，在容闳刚入学时，男生不多，以后学校逐步拓展，规模渐渐扩大。为了应付日益增多的教学任务，温施蒂夫人就邀请她的侄女派克司女士（Miss Parkes）姐妹两人来澳门襄助。后来，由于办学经费严重困难，这所教会小学就停办了。容闳等人亦随即解散。为了培养传教徒，温施蒂夫人带了三名盲女回国，这三名盲女，经容闳教以凸字读书之法，逐步学会了阅读盲文本领。到了学校停办之时，温夫人不仅不讨厌容闳，而且非常喜欢他的勤敏、聪慧，认为他可堪造就，应当给予继续培养教育，更希望他也成为一名传教士。所以，她临走时特意叮嘱在澳门行医的传教士霍白生（Dr. Hobson）在马礼逊学校正式开学时，要招取容闳入校读书。

容闳失学回到了家乡南屏村时，已经11岁了。父亲患病，家庭经济更加困难。为了减轻家庭经济拮据的压力，容闳自觉参加生产劳动，跟



随父母亲到大田去。农忙时，他跟着父母、姐姐到田间播种、插秧、收割、施肥、浇水、耕田，样样农活都帮手干；农闲时，他跟哥哥到海边网鱼，到塘边涌坑捉鱼、摸虾、抓塘虱、捕泥鳅，有时也能抓得一些活鲜鱼，全家饱尝了一顿“鱼餐”之外，还能把其中大的拿到市场去卖，赚点零用钱。

三、沿街叫卖糖果的童声

12岁那年，一个巨大的不幸消息降临到容閏家人的头上。1840年6月，英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袭击伶仃洋，进攻广州城，战火烧近了容閏的家乡香山南屏村。洋人烧杀，官兵掳掠，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南屏村农民处于饥寒交迫的煎熬之中。对于容閏这个穷孩子来讲，国难、家丧一并向他袭来。9月17日，容閏的劳碌一世、贫病交迫的老父亲病逝了，“身后萧条，家无担石”，留给容閏兄弟的是一贫如洗、四壁空空的家室。容閏悲痛万分，涕泪交流。他不会忘记作为一家顶梁柱的父亲，起早摸黑、勤力耕耘的勤劳形象，严肃而又慈祥的笑容。不能忘怀，父亲亲自送他乘船过海，带他入读温施蒂夫人开设的西塾，希望他学会“番话”，长大后谋职发财、光宗耀祖的情景。他与哥哥料理了父亲身后事，决心发扬父亲勤劳奋斗的家风，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为母亲和姐姐分担忧愁。

父亲谢世后，容閏的家庭更加贫困了。全家人更加团结，上下和顺，齐心劳动。母亲耕田、织布，操劳全家衣食；哥哥不怕风波险恶，出海打鱼，把网来的海鲜活鱼挑到镇上出卖，换来一些银两；姐姐除了做大田作业以外，还在家操持家务，磨谷舂米，挑水煲饭，做鞋纺纱。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帮补家计，12岁的容閏做一点小生意，批发来一些糖果，挑着一副糖果担子，或提着一只糖果篮子，在南屏村里巷和小食店门口叫卖。这种糖果南屏村农民称它为“薄荷鸡腿糖”。在工场作坊，老工人把黄色片糖、面粉、水、薄荷煲熟，反复多次搓成糖团，揉其软熟，然后拉成长条，用剪刀剪成一市寸左右的糖块。这种“薄荷鸡腿糖”，又香甜又清凉，对大人小孩还别有一种魅力。容閏一边提着糖果篮子，一边大声喊道：“卖糖果呀！又甜又香的糖果，又平又靚，卖糖果啦！”这声音响彻大街小巷，响遍南屏北山南江。容閏每天凌晨三时起床，整天沿着镇街村巷叫卖，肚饿、腿累、人倦，喉咙都沙哑了，一直到晚上七时多才能回到家，一天才赚银币二角五分，全部交给母亲，帮补家用，勉强度日。母亲看到閏儿懂事、勤劳、节俭，人也消瘦了，不禁鼻子一



酸，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颗一颗地滚掉下来。

四、在稻田应邀熟讲“番话”获奖赏

然而，好景不长，困难又降，经过五个月左右的叫卖糖果生涯，容闳又面临新的挑战。寒冬过后，工厂作坊停产糖果，店铺断销，容闳又陷入了无事可做、无钱可赚的窘境。这时，母亲年老体弱，粗重的活儿干不了，只好由姐姐顶补上。为了尽力帮助家庭，容闳经常跟着姐姐到田间劳动，铲些草皮，和上适量泥土，晒干后点火焚烧，制作黑泥肥；捡些牛粪猪屎，积集家畜肥；还帮哥哥“犁白晒冬”，杀虫烧鼠；春雨后又帮哥哥筑田基，蓄水备耕……在广阔的田垌里忙来忙去。这时，容闳想起了古代一个遇难得助的历史故事：古代有一个叫卢斯的农人，勤劳种田，但没有大的丰收，生活相当困难。而他自己为人忠直，不偷不抢，不贪不宜之财。这时，有一个名叫波亚士的侠义之士，看到卢斯的穷困、正派，就伸出友谊之手，慷慨解囊，时时周济卢斯，帮助他不断渡过难关。容闳想，自己不是卢斯，也不会碰到侠义之士，但会得到本乡农民的帮助，获得意外的收获。一个盛夏，太阳挂在蓝色的天空，热风吹来，稻田泛起层层金色的稻浪。容闳和姐姐在田里收割水稻。他俩弯着身子，举起镰刀，迅速割下水稻，绑成一捆一捆的稻束。在容闳家稻田旁边，林姓、容姓和郑姓的农民，也正在挥镰收割稻子，不时还传来忧怨、穷愁而悠扬的渔歌、香山“咸水歌”。突然，与容闳姐姐靠得最近的那块稻田里的林姓老农民，停止了割禾，招手唤容闳到他的跟前，温和而带有笑容地对他说：“亚闳，听说你会讲红毛番话，能讲几句听听吗？”

本来，村里的农民不知道闳儿懂得英语，姐姐告诉他们，闳弟进了洋学堂喝了两三年洋墨水，会讲番话。邻田的同村的林老汉，出于好奇心，很想试一试容闳有没有这样的本事，想听一听洋话究竟是什么样的声调。容闳听到林老伯这突然的邀请，脸儿刮地一红，羞答答的，感到蛮不好意思。姐姐从旁怂恿说：“在乡亲父老面前，你就试讲几句，或者林老伯会奖赏你呢！”

林老伯高兴地说：“老伯我一生几十年，从来没有听过红毛番鬼话，如果你能讲出几句番话，我就将三大捆稻谷奖赏给您，让你背也背不动！”^④

容闳受到姐姐的鼓励，又听到会给予奖赏，胆子大了起来。他鼓起勇气，一口气为林老伯背诵了26个英文字母：“A、B、C、D、E、F、G……”还能讲几句关于日常生活的英文用语，特别能用英语讲一声：



“林老伯，您好！”

林老伯仔细地看，认真地听，嘴里抽着“生切烟”，不时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笑容。当容閏背诵完英文字母，听完讲解，用英语恭称自己的时候，林老伯哈哈大笑。他伸出大拇指，夸赞耕田人的后代聪明，能做出远古祖先没有的奇事，实在是千古未有的创举。接着，林老伯便欢喜地把几捆扎束好了的稻捆，搬到容閏的水田中间，以表示对閏儿的奖赏。

这个禾田受奖的真实故事，很快就在南屏乡传开了，全村人都知道容閏会讲番话洋语。而十二三岁的容閏尝到了重赏的甜头，就觉得自己好像“古时卢斯之获六斛”那样得到农民老伯的奖励，以后更加自觉地学习英语，英文水平迅速提高。

五、叠书制药的勤奋童工

夏收割稻季节不长，插下秧苗之后，容閏又没有什么事可做了，生活依旧艰难困苦。有一天，同村的一位在澳门天主教办的印刷厂印刷书报的工人，回来南屏村探亲，到容閏家里串门，偶尔与容閏的母亲谈起教士欲想招收一批折叠书页的童工，只要懂得英文就可以进去，文化程度不必很高。容閏的母亲告诉这位同村的工人，閏儿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容閏也很喜欢找工做，并托这位工人回澳门后向洋教士介绍介绍，推荐推荐。这位好心的印刷工人欣然答允，准备回去积极推介。过了10天，容閏就接到通知，同意他来澳门做工，要求填写好合同表格，迅速寄回洋教士。在办完手续之后，容閏告别了母亲和兄姐，渡海到达澳门，做起印刷厂的折叠童工。他每天上午七时半上班，从事紧张繁忙的折叠书页工作，直到晚上六时才下班，虽然工作辛苦，身心疲劳，但能赚到一点工钱，帮补家用。当时，童工工钱很低，每月只有4元5角钱。容閏省吃俭用，自己每月只花1元5角，剩下3元钱则每月按时寄回给母亲。这样的印刷折叠工作维持了四个月，对舒缓父亲逝世后的家庭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

有一天，容閏忽然接到一封信，信末署名为霍白生医生(Dr. Hobson)。这位医生是位传道的教士。霍白生医生所主办的医院，离容閏打工的印刷厂只有一英里。容閏在温施蒂夫人所办的教会小学读书时，曾经认识霍白生医生。霍医生在澳门行医多年，医德高尚，医术高明。温施蒂夫人返回美国时，曾经嘱咐霍医生，要他在马礼逊学校正式开学时，收容閏入此校读书。霍医生这封信，要求容閏尽快去见他。容閏下班之后，急忙赶到医院。霍医生迎他进内，说明温施蒂夫人的诚意



嘱托之后，严肃和蔼地对容闳说：“马礼逊纪念学校业已开学，你应马上回家，请示母亲，使家母支持你入学，然后辞去印刷工人的职务，再来到我的医院工作几个月，经我严格考核你的为人和工作成绩合格以后，才可以介绍你入马礼逊纪念学校读书。”容闳同意这些条件，表示十分愿意入读马礼逊学校。当时，容闳求知欲甚强，急忙赶回家，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禀告母亲。母亲开始觉得，印刷厂打工每月收入不少，可以补贴家计，生活虽苦，也算熬得过去，所以，不太乐意他马上入读马礼逊学校。由于闳儿一再强烈要求，老母从儿子长远前途着想，终于答应他到该校就读，并叮嘱闳儿要礼貌辞别印刷厂的教士。这位教士淡泊宁静，沉默寡言，四个月来虽然没有认真详细地与容闳交谈过，但待人宽容，从不吹毛求疵。因此，当容闳向教士辞职之时，教士说了不少赞扬容闳工作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没出差错的优点，并产生一种恋恋不舍之情。告别了这位教士，容闳奔向医院，在霍白生医生的亲自督导下，从事制药工作。容闳积极努力，起早摸黑，提前上班，延迟下班，勤奋工作，终日制作药膏丸散，用力挥动圆形棒槌，上下捶打，碾碎磨细药粉，发出叮叮咣咣的有节奏的声响。霍医生外出行医的时候，容闳跟着背负沉重的药箱；霍医生探视病人时，容闳又捧着药盆跟随后面。两个月来，容闳勤谨任事，人品忠厚，成绩斐然，深受霍医生的多次赞扬和夸赞。不久，霍白生医生引领容闳到马礼逊纪念学校，谒见校长勃朗先生（Rer. Brown）。容闳又开始了新的读书生活。

注释：

①牧彩编：《南屏父老后人访问录》，1页，香港，中原出版社，1997。

②牧彩编：《南屏父老后人访问录》，2页，香港，中原出版社，1997。

③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杨坚、钟叔河校点：《西学东渐记》，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④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杨坚、钟叔河校点：《西学东渐记》，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第三章 马礼逊学校的创办特色和勃朗校长的得意门生

对容閔留美前的青少年时代教育最大、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马礼逊学校和勃朗校长了。

一、马礼逊学校创办经过 容閔第二批人读此校

1834年8月1日马礼逊逝世后，他在澳门和广州的一些朋友（主要是基督教教友），为了纪念他在华传教的“功绩”，倡议成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育团体，创办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会学校。马礼逊生前好友22人，于1835年1月26日发表了共同签名的通告，宣布准备成立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为了做好筹备工作，成立了一个马礼逊教育会的临时委员会，由英国商务监督罗便臣、英商颠地和查顿、美商奥立芬、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和马礼逊之子马儒翰等6人组成，决定在理事会正式成立前由裨治文为秘书，以英商怡和洋行为司库。临时委员会为了促进马礼逊教育会尽快成立，更快些创办纪念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主要办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各地筹款。临时委员会认为，成立教育会，创办教会学校，都要有一定的经费，因此，把筹款当作第一件重要大事。他们在1835年2月25日于广州发布一项通告，阐明了成立马礼逊教育会的必要性和宗旨，要求各地教徒和士民捐款资助，指定了在澳门、广州、伦敦、纽约、巴黎、曼彻斯特、加尔各答、波士顿、费城9个城市为接受捐款的代理人或代理机构。他们很快就募到了4860元捐款。

第二件事是成立领导机构——理事会。1836年9月28日，举行临时委员会会议，讨论、修改、通过裨治文起草的马礼逊教育会章程，通报了筹备情况。同年11月9日，正式宣布成立马礼逊教育会，选出了颠地、福克斯（Fox）、查顿、裨治文、马儒翰为马礼逊教育会理事，由颠地为主席，福克斯为副主席，查顿兼任司库，裨治文兼任通讯秘书，马儒翰兼任会议秘书。

第三件事是调查中国教育状况，为创办学校提供依据和参考。理事会决定以广州、澳门两地为主要调查对象，调查内容主要有教育的社会



学现象与问题、儿童入学率、女生识字率、学校状况、教师素质、教学方法及教育管理制度等，具体包括了 18 个调查细目。还调查了马六甲、新加坡、马尼拉、槟榔屿、曼谷等地华人社区的教育状况，提出了改进措施。这些深入具体的调查研究，为教育会创办教会学校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数据。

第四件事是物色与调来教师。理事会认为，要创办教会学校，必先有教师。因此，他们在 1837 年 1 月，先后致函美国耶鲁大学和“英国与海外学校协会”，请他们帮助物色与挑选教师。耶鲁大学非常认真、积极，三个教授一齐向马礼逊教育会推荐纽约聋哑学校教师、该校毕业生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勃朗先生于 1838 年 10 月 17 日，携带夫人乘船离开纽约，在 1839 年 2 月 19 日到达澳门，旋即与理事会成员见面，商量筹备创办教会学校事宜，兼习中文。1839 年 11 月 4 日，勃朗正式开办马礼逊学校，并被任命为该校校长。

当时入读的第一批儿童只有 6 个人，他们分别是：亚灵、亚焯、亚合、亚远、亚伟、亚杰，后来逐步增多，详见表 3-1。

表 3-1 马礼逊教育会学校学生报名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入学年龄(岁)	住址	入学日期	开除日期	备注
亚灵	Aling	16	澳门	1839 年 11 月 4 日	1840 年 10 月 12 日	品性劣
亚焯	Atsëuk	14	山场	1839 年 11 月 4 日	1840 年 8 月 19 日	由父领回，至 1842 年 6 月复学
亚合	Ahop	12	前山	1839 年 11 月 11 日	1840 年 2 月 10 日	顽劣
亚远	Ayün	11	山场	1839 年 11 月 4 日	1840 年 8 月 19 日	由父迁居
亚伟	Awai	11	山场	1839 年 11 月 4 日	1840 年 8 月 19 日	
亚杰	Achik	11	唐家	1839 年 11 月 4 日		
亚宽	Afun	11	东岸	1840 年 3 月 13 日		
亚胜	Ashing	15	澳门	1840 年 1 月 1 日		
亚閔	Awing	13	南屏	1840 年 11 月 1 日		
亚根	Akan	14	牛红濠	1840 年 3 月 1 日		
亚运	Awan	14	澳门	1840 年 3 月 1 日		

续上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入学年龄(岁)	住址	入学日期	开除日期	备 注
亚伦	Alun	10	澳门	1840年3月16日	1840年6月30日	不受劝导
天佑	Tinyon	11	南屏	1840年3月28日	1840年6月28日	行为劣
亚保	Apo	11	白沙石	1841年11月1日	1841年11月4日	愚钝
亚鸿	Ahung	11	上栅	1841年11月1日	1841年11月7日	弟兄逃学
亚佐	Atso	12	上栅	1841年11月1日	1841年11月6日	
亚驹	Akü	10	唐家	1841年11月1日	1842年1月1日	家庭约束
亚美	Ami	12	南屏	1841年11月1日	1842年1月1日	不守规则
亚力	Alik	11	官塘	1841年11月1日	1842年1月1日	
亚桂	Akwai	11	崖口	1841年11月1日	1842年1月1日	
亚赞	Atsam	11	汕头	1841年11月1日	1842年1月1日	
亚秋	Atsau	12	唐家	1841年11月1日		
亚煜	Ayuk	11	唐家	1841年11月1日		
亚远	Ayün	14	汕头	1841年11月1日		
亚宽霖	Afun-lam	11	后坑	1841年11月1日	1842年11月1日	皆因父母不准随校迁港就读
亚林	Alam	11	厦尾	1841年11月1日	1842年11月1日	
亚辉	Afai	13	古鼓鹤谷	1841年11月1日	1842年11月1日	
亚澄	Aching	10	古鼓鹤谷	1841年11月1日	1842年11月1日	
亚林茂	Alam-muk	10	白沙石	1841年11月1日	1842年11月1日	
亚成	Ashing	15	宁波	1843年4月7日		
亚兴	Ahing	15	深州	1843年4月7日		
亚辉	Afai	14	黄埔	1843年4月7日		
亚善	Ashin	13	黄埔	1843年4月7日		
亚晋	Atsun	10	南京	1843年4月7日		
亚耀	Aiu	12	唐家	1843年4月7日		



续上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入学年龄(岁)	住址	入学日期	开除日期	备注
亚连	Alin	11	新村	1843 年 4 月 7 日		
亚刚	Ak-wong	10	黄埔	1843 年 4 月 7 日		
赖斯	Laisz	9	南京	1843 年 4 月 7 日		
广才	Kwong-chu	9	定海	1843 年 5 月 15 日		
亚荫佑	Ay-amyou	9	澳门	1843 年 4 月 7 日		
亚富	Afu	8	唐家	1843 年 4 月 7 日		
天寿	Tinsau	18	新加坡	1843 年 9 月 1 日		

(此表参考李志刚著《容闳与近代中国》，并重新制作。)

从这表 3-1 可以看出，马礼逊学校分四批入学：第一批入学时间为 1839 年 11 月，地点在澳门大三巴附近的马礼逊教育协会之内。这一批有如上所列之 6 名儿童入学。其中并没有容闳的名字，说明容闳不是第一批入学的学生。第二批入学时间为 1840 年，亚宽（即黄宽）、亚胜（即黄胜）、亚闳（即容闳）、亚根、亚运、亚伦、天佑这 7 名孩子入学。地点在澳门。容闳入学时间为 1840 年 11 月 1 日。他自从离开郭实腊夫人女校之后，中间停学有一年五个月之久，在家乡劳动生产、放牛、读书，可见，容闳是在马礼逊学校在澳门招取的第二批学生。容闳本人在《西学东渐记》所述在 1841 年入学及其他书籍报刊记述容闳 1841 年入学，是不准确的，容闳自己也记忆不清了。因此，容闳入读马礼逊学校的具体时间应以该校的学生登记表为准确依据。第三批学生入学时间是 1841 年 11 月，有亚保、亚鸿、亚佐、亚驹、亚美、亚力等 16 名儿童入学，地点仍在澳门。第四批入学时间为 1843 年，时已迁往香港。1842 年 8 月，鸦片战争结束，中国政府战败，被迫割让香港给英国。英美传教士纷纷由澳门迁往香港。马礼逊纪念学校也由 1842 年 11 月 1 日自澳门迁往香港。第四批入学儿童是在该校迁往香港之后，有亚成、亚富、亚耀、亚善、亚辉、天寿等 13 名儿童入学。

从马礼逊纪念学校产生、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该校由 1835 年附设于澳门郭实腊夫人女校，到 1839 年 11 月正式在澳独立建校，至 1850 年



结束，前后历时15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1835年至1839年，为在澳附设期；1839年至1842年，为在澳门单独设校时期；1842年至1850年，为校址迁至香港续办时期。而容闳亲身经历了该校三个历史时期，成为在澳门、香港两地马礼逊纪念学校就读的积极学生。容闳是马礼逊纪念学校不断发展的历史见证人。

马礼逊纪念学校迁至香港的校舍用地，得到当时港督砵甸乍（Sir H. Pottinger）的帮助。砵氏管治香港之初，百政待举，学校未有设立，故砵甸乍港督，有意扩大马礼逊学校，使之成为香港学校的基础。因此，砵氏特于1842年2月22日发出明令，把港岛东区一地拨给马礼逊学校作迁校校址用地。这个校址用地位于港岛东区一座山上，海拔六百英尺，在黄泥涌和快活谷的交界处，前有江海，后靠高山，地势险要，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这块山地原无专名，因拨给马礼逊学校，故命名为马礼逊山（Morrison Hill），即今人所称的摩利臣山。该校迁港之初，校舍简陋，只有两间教室和一个贮藏室。后来，得到港督和港英政府的支持和社会各方的帮助，增加教育投入，充实师资，使师生人数增加，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到1844年，学生已达三四十人，新建了课室、图书室、学生宿舍、运动场和教师住宅，成为当时香港最大的一所学校。容闳在这所学校读书6年，受到系统的新式教育，对他日后的前途理想影响极大。

当时的马礼逊学校，华人称为飞鹅山书院。对于马礼逊学校环境和勃朗牧师（校长）的乐育英才的情景，清代学者、国学教师唐人先生在勃朗所著《致富新书》“飞鹅山书院”所写的“序”中写道：

“鲍留云先生系合众国肄业士，飞鹅山之传道师也。以幽雅之地作书院，选灵秀之子为生徒。斯地也，前通大江，后连峻岭，西爽朝来，南熏午接。间栽绿竹，或植青蕉。窗开四面，书堆十围。鲍先生居之，窥夜月以横经，光映琴案；对奇花而展卷，香满书房。赏远近之胜，乐朝夕之宜。留连翰墨，嗜好图书。咿咿高吟，喜门徒之立志；循循善诱，赖夫子以栽成。”

这段引文摘自李志刚牧师《容闳之留学教育近代化理念与鲍留云牧师之关系》第4页。据李志刚牧师考证，“鲍留云牧师”即为“勃朗牧师”，因为1847年香港基督教会主办的中学，又被时人称为书院的只有两所，一所是英华书院，二是飞鹅山书院（即一般所说的马礼逊学校）。飞鹅山书院一向由鲍留云牧师主理。以鲍留云在港多年，才有机会编《致富新书》。这段引文所言“鲍留云先生系合众国之肄业士，飞鹅山之传道师”及其“喜门徒之立志，循循善诱”的内涵，“鲍留云即 Brown



(勃朗)最为切合实际”。而 Brown 的中文译音“鲍留云”与“勃朗”比较相近。关于 Brown 的中文译音有许多种译法。1909 年出版的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一书，后由徐凤石、恽铁樵译为《西学东渐记》，191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把 Rev. Brown 译为勃朗；1964 年 6 月，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出版的《西洋人名字典》，将 Brown 译为蒲伦；而道光二十七年镌《致富新书》，写明该书为“合众国鲍留云易编”，这样勃朗又被译为鲍留云；1991 年 10 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王蓁同样译为勃朗；1991 年 12 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录》，又译 Brown 为勃朗；也有一些著作译勃朗为布朗。可见，勃朗、蒲伦、布朗、鲍留云，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人，即马礼逊学校校长勃朗。

从唐人先生写的马礼逊学校（即飞鹅山书院）的序中，可以说明三个问题：一是马礼逊学校环境幽美，风景秀丽。该校坐落在摩利臣山上，风景优美，“前通大江，后连峻岭，西爽朝来，南熏午接。间栽绿竹，或植青蕉”，这种幽静美丽的环境，是理想的教学场所。容闳在 1842 年 11 月 1 日随勃朗校长自澳门来到摩利臣山上的新校址读书，四年来在这优美宁静的地方学习中西文化，朗读英语和《四书》，别有一番情趣。二是勃朗先生治学严谨，勤奋读书，“对奇花而展卷，香满书房”，“窥夜月以横经，光映琴案”，可谓夜夜攻读，刻苦钻研，“留连翰墨，嗜好图书，咿咿高吟”，一个刻苦学习的勃朗校长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勃朗校长的勤奋好学的精神，给容闳以很大的激励和教育。三是勃朗校长乐育英才，循循海导，“喜门徒之立志，循循善诱，赖夫子以栽成。”而容闳正是在勃朗校长“循循善诱”的启发教育下，中西学问大进，成为马礼逊学校的优秀学生。

由于马礼逊学校规模扩大，学生增多，教师力量显得不足，于是，勃朗校长聘来一名教师，他的名字叫威廉麦克（William Macy）。麦克先生亦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1845 年 3 月 12 日，麦克来港，担任马礼逊学校的助教。勃朗校长和麦克先生的教学、能力和人品对容闳影响很深，而容闳对这两位的评价不完全一样。容闳说：“勃朗与麦克二君之品性大相悬殊。勃先生一望而知为自立之人，性情态度沉静自若，遇事调处秩序井然。其为人和蔼可亲，温然有礼；且常操乐观主义，不厌不倦，故与学生之感情甚佳。其讲授教课，殆别具天才，不须远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此虽由于赋性聪敏，要亦阅历所致。盖当其未来中国、未入耶鲁大学之前，固已具有教育上之经验矣。故对于各种学生，无论

其为华人、为日人，或为美人，均能审其心理而管束之。知师莫若弟，以才具论，实为一良好校长。其后先生回国，任阿朋学校（Auburn Academy）之监院，后往日本亦从事教育，皆功效大著，足证是言之不谬也。至于助教麦克先生，亦为耶鲁大学之毕业生。第未来中国之先，未尝执教鞭，故经验绝少。而于中国将择何种事业，亦未有方针。然其天性敏捷，德行纯懿，思想卓萃，使君自不凡也。”^①看来，容闳对勃朗先生评价很高，认为他人品、仪态、学问都是优佳，“别具天才”，“实为一良好校长”，对他推崇备至，一往情深。而对麦克老师，容闳则认为他经验不足，但赞扬其德性纯懿，思想超卓。显而易见，容闳对校长、老师的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全面的，对师长是尊敬的、热爱的。

二、勃朗校长在教学教育管理上的四大特色 容闳浸润于优良的中西文化教育之中

勃朗校长开拓进取，锐意改革，采取四条措施，大力改革教育教学及其管理工作：

第一，厘定教育宗旨。

1835年马礼逊教育协会发起成立之际，就规定了办学宗旨。勃朗校长主持校政之后，修订和执行了一个教育宗旨，明确规定：“本教育会的宗旨将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授他们读写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里。这些学校要读《圣经》和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如果不是我们自己，那么，我们的后世将在不远的日子里，看到中国人不但为了商业、知识和政治的目的正在访问欧洲和美国，而且在抛弃了他们的反感、迷信和偶像之后，同基督教国家的大众在一起，承认和崇拜上帝。”^②很明显，这个教育宗旨是通过宗教教育、科学知识教育、中英文教育，把中国儿童培养成为相信基督、崇拜上帝、懂得外语、具有近现代科学知识的教徒和亲西方分子。这正是教会学校办学宗旨在马礼逊学校的体现，它对容闳的信教思想、崇拜西方思想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

第二，开设中西课程。

为了更好地贯彻上述教育宗旨，实现马礼逊学校培养相信基督、崇拜上帝、懂得外语、具有科学知识的教徒和亲西方分子，勃朗校长开设中西合璧之课程。课程结构主要分为四大类：一类是英文课程，由勃朗牧师为主讲，邦尼（Bomey）、麦克（William Macy）两先生为助讲；二



类是中文课程，包括《四书》、《易经》、《诗经》、《书经》诸科，聘请华人儒士担任讲席；三类是宗教课程，包括基督教《圣经》及其他神学课程，由勃朗牧师及其他传教士主讲；四类是科学知识课程，包括数学、算术、几何学、生理学、历史、地理、音乐、化学等课程。由勃朗及其他牧师讲授。

勃朗校长在报告中指出：“（1839年）11月1日，我们搬进教育会购置的屋中。4日上了课，有6名学生。我教他们半天读汉语，半天读英语，早上六点开始，到晚上九点钟结束。其实读书8小时，其余三四小时在露天地上运动和娱乐。”^③

至于所用课本和教师，马礼逊教育会在章程上有明确的规定：

“教师

第一项 校长教师必须由欧人或美人担任，如获董事会通过，得聘为永久职员。

第二项 华人教员，如有良好品格及资历者，亦可聘用。

书籍

第一项 学校课本，仍以读本、作文、数学、地理及其他科学，教导学生，并以英语华语讲授，以收效果。”^④

马礼逊教育协会第一届年会，曾报告郭实腊夫人的女校乃属一般小学程度，每天诵读，教授中文习字、英文习字，分别由华人教习、葡人教习担任。勃朗牧师主长马礼逊学校以来，在第三、四届年会的报告中，亦突出地叙述他的课程改革主张实施情况，提高学生的文化科学水平。他在马礼逊学校所采用的数学课本，乃是哥顿（Gorden）所著之教本，地理学乃采用柏利所著之《地理学》（Perleys Geography）。亦授《四书》、《诗经》、中文圣经等科目。马礼逊学校1842年11月1日迁港后，随着校舍逐步完善，师生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勃朗校长乃于1843年秋天开设三班级，第一班为年龄稍大者，所教科目有基夫利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by Keightly）、高本氏的高级数学（Coburn's Intellectual Arithmetic）、英文作文、中国经学和书法等。第二班年龄中等，教授高本氏的高级数学、读本、作文、书法、串句等科。第三班年龄最小，只教读本、书法、串字等科，多采用英国、美国教本。1849年，该校仍分三班，教授英文、中文、数学、地理等科。可见，勃朗任校长后，加大课程改革力度，提高文化科学水准，逐步由小学程度升高到中学程度，学校规模也扩大了。

关于容闳在马礼逊学校所接受的中西课程，可列表3-2、表3-3：

表 3-2 中文课程表

课程名称	教学要求	任课教员
《四书》	掌握警句要义，熟读名句	聘请粤港澳儒师担任
《五经》	背诵语录，通晓其意	粤港澳儒师
诗词	熟读精思，指导鉴赏与评析	唐人先生
书法	运用毛笔书写中国文字	华人善书善教者
作文	通晓章法，定题成文	当地华人儒师

表 3-3 西学课程表

年度	所学课程与教科书				备注
1839— 1840	英语 阅读 和口语 布 朗 编 写 的 教材	地 理 Parley 编写的教材	算 术 Gordon 编写的教材		
1841— 1842	英语 阅读 Gallaudet's Child's Book on the Soul	地理 Guy's Geography	算 术	历 史 Peter Parley's Meth- od of Telling Stories About the World	历史课讲 授英国与 美国历史 上的重要 事件
1842— 1843	英语 阅读 写作 书写 练习	地 理	算 术 代数 Colburn's Intellectual Arithmetic; Sequel	历史 Keightly's History of England	历史课讲 授罗马人 入侵至查 理一世 时期
1843— 1844	英语 阅读 写作 英文 书写	地 理 欧 洲、非 洲、 美洲及部分 亚洲地区的 自然地理	算 术 代数 几何 Colburn's Sequel	历史教材同 上年度查理 一世至维多 利亚女王 时期	1844 年 5 月开始学 习力学三 大运动定 律与引力 定律



续上表

年度	所学课程与教科书				备注
1844— 1845	英语 阅读 写作 Goodrich's Third Reader	地理 各 种地图	算术 代数 几何	力学 结束 初等课程	本年度开设 声乐课程
1845— 1846	英语 阅读 作文以《圣 经》为教材	地理	代数 Colburn's Algebra 几何 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rty		

此表格根据马礼逊教育会 1839—1846 年各年度报告, 见《中国丛报》第 6~15 各卷, 转引自吴义雄《马礼逊学校与容闳留美前所受的教育》第 7 页。

从上述两个课程表来看, 可以说明一个问题, 即是马礼逊学校开设中西课程, 实行中英文双语教育。

为学生将来在中国谋生着想, 勃朗先生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中文教育。在每日课程安排上, “半日中文, 半日英文”, 根据教育会资料记载, 一般是上午学习中文汉语, 下午和晚上教学英文、自然科学和宗教课程。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回忆“英文教课列在上午, 国文教课则在下午”, 很可能他在记忆上有差错, 或是马礼逊校长执行会规有所变通。

中文汉语教课先生, 全部从广州、香港、澳门当地那些汉学功底深厚, 颇负时誉的儒师中聘任。这些老师都能“忠实地按中国方式教书”, 诲导学生“记诵中国经典”, 学习书写汉字, 通晓诗文。关于中文教员的教学情况, 勃朗校长每个年度都在年度报告中, 向马礼逊教育会报告汉学教师进行中文教学的情况。自 1842—1844 年这三年年度报告中, 都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形。勃朗在 1842 年《马礼逊教育会第 4 次年度报告》中写道: “在中文教育方面, 学生们仍被教给这个国家最流行的东西, 由去年雇请的那位教师任教。他在教书方面可能与中国大部分的教师水平相当, 对教书的兴趣亦与众人相仿。有 10 名学生已背会或接近背会《四书》的全部内容, 并进行了复习。而第一班的一个学生, 则致力于朱夫子对《四书》的注解, 现正努力加以理解。大部分学生能理解孟子著作的意思, 少数人可以懂得孔子的著作, 但除一些片段外, 《诗经》的大部



分内容不能为学生所理解，因为这是最难的经典之一。有些人试图将《孟子》译成英文，在我的指导下，他们还打算将中文版的《圣经》译成英文……有时要求他们用中文写信，与中国人办的学校对学习了相同年数的学生的要求相比，这显得有些过早。”^⑤可见，1842年马礼逊学校的中文教育取得显著的成绩。

1843年的中文教育继续取得进步，有了新的进展。勃朗校长在给教育会的报告中，说学生的中文教育又取得较好的成绩，“现由一位本地教师负责。我能肯定的是，这些学生在他的教导之下学习中文，可以像在本本地其他学校中学得一样好。”“我终于找到一位教师，可以每天花上部分时间，向两个高年纪的班级讲解课文。我相信，对水平如此参差不齐的学生这样做，是前所未有的。”可见，中文教员对参差不齐、汉语水平不一的高年纪中文教学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1844年的中文教学在改革教学方法上又取得了进展。从勃朗的年度报告中，得知有个年轻的中文教员，思想自由开放，教学比较民主、活泼，采用生动、灵活的教学方法，“他向听得懂的学生讲解以前背诵过内容，学生们就围坐在他的周围”，一改过去单调呆板的教學形式，实行讲解、答疑、商讨式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易懂、易记、易接受，获得师生的称赞。勃朗校长认为这位年轻教师“表现令人满意，是迄今请到的最好的中文教师”。勃朗校长还记述这位年轻教师教学进度快，教学质量好，“他已教完《大学》，先已开始讲《四书》的另一部”。还教学生“以中文作文；或是从经典中摘出句子，然后缀上一些相对应的意思不同问句；或是以同一作者的某种论点为中心，以相似的文笔，或多或少地加以敷衍扩充”。他教导下的学生们，不仅汉学功底厚，而且能写出流畅、优美、内容健康的作文来。

从勃朗校长三个年度关于中文教育报告来看，学生已修好《四书》、《五经》、诗词、书法、作文等课程，能够掌握、“背会”这些中文课程的内容，大部分学生都能理解，中学、国学程度较深厚，“可以像在本本地其他学校中学得一样好”。容闳是该校学生之佼佼者，中文各门课程成绩优秀，能够用中英文进行作文，熟读《四书》、《五经》的一些警句，背诵了大量的诗词名篇，尤酷爱王维、杜甫、刘禹锡、白居易的五言律诗，后来他在中国和美国都能用毛笔写得一首首自己或唐人创作的五言诗，在耶鲁大学毕业的临别赠言簿上，能够写赠经书中的名句送给美国同学，就是在马礼逊学校打好基础的。在容闳自身的文化知识结构上，中文汉学的根基是比较深厚的。过去有不少学者认为他“全盘西化”，是“完全



被西化了的人物”，这是不准确的、片面的。只是由于他旅居美国很久，语言环境与中国国内迥异。他不是居住在经常有中国语言沟通的唐人街华人社区中，而是居住在美国居民群中，长久不用中文，不讲中国话，容易遗忘，这种“用进废退”的原理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容闳归国时，“以予久居美洲，于本国语言，几尽忘之”。经过广州补习中文，又生活在中国语言文字的环境与氛围中，中文恢复较快，“是乃渐复其旧，不及六月，竟能重操粤语”，汉文进步比较快。这是因为容闳长期学习中文，7岁进入郭实腊夫人在澳门设立的私塾，也习汉语中文课程。以后入读马礼逊学校，更进一步深入研习中国语文，他学习中文时间前后共有八九年，其中文基础是较好的。故回国补习中文，比较容易“复其旧”。

英文课程是马礼逊学校及一切教会学校的主要课程。这是由于教会学校和马礼逊学校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了的。马礼逊教育会临时委员会1835年2月25日在广州发出的通告云：

“正如中国语言文字的知识给外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对英语的掌握也将为这个帝国的人民带来同样的或更大的好处。为实现将这一利益带给中国人，并帮助马礼逊学校所开创的伟大事业之目的，先准备建立一座以他奉献了一生的目标为思想特征的，比大理石和黄铜更为持久的纪念碑，它叫做‘马礼逊教育会’。这个机构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并资助一些学校，以教育本地的青年，使他们在掌握本国语言的同时，能够阅读和书写英文，并能借助这一工具，掌握西方各种门类的知识。在这些学校，将要求阅读《圣经》和基督教书籍。”^⑥

从这个通告中，我们可以知道马礼逊学校的根本目的和宗旨是使本地青年“能够阅读和书写英文，并能借助这一工具，掌握西方各种门类的知识”，“阅读《圣经》和基督教书籍”，这就奠定和确定了英语教学、英语课程在全部教育教学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即居于主要的、优先的地位。为此，勃朗校长和教师们特别强化英语教育，特别重视英语阅读、英语写作等课程，规定不少课程都要用英语上课，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进行练习，提高学生在英语文学的听、写、读、讲等能力，全面提高英语教学质量。以该校第1班为例，他们能够用英文作文和写信的优良成果，正是他们英语水平提高的有力证明。

1845年9月24日，马礼逊学校校长勃朗和教育会秘书裨治文，邀请教育会其他成员和各界人士，到马礼逊学校参观公开考试。勃朗校长听取教育会成员的意见，当即在众人面前举行一次英文写作考试，要求1班全部6个学生自选题目，用英文作文，写完当场交卷。结果，容闳所



在这个班6个学生，每人都自己定出了作文题目，6篇题目分别是《意想之纽约游》、《中国政府》、《劳动》、《人生是一座建筑，青年时代是基石》、《圣经》和《中国人关于来世的观念》。内容广泛，知识广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生观、地理、历史、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每个人都能用英文作文，自定题目，各有千秋，在英语词汇、文法、章句结构、段落安排等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容闳在这篇《意想之纽约游》的英文作文中，结合勃朗校长和其他洋教习平时所宣讲的有关部分摩天楼的传闻，融入自己崇拜西方文明的思想感情，大胆展开想象的翅膀，运用英文优美的文字和句子，描绘了纽约这个世界大都会“危楼摩天，华屋林立，教堂塔尖高耸云表”的繁华景象，赞扬了所谓“天堂”般生活。当时写英文作文时，纯粹是一种想象，后来在1847年踏足纽约时，就把幻想变成现实，使美梦成真了。这篇英文作文写得很好，受到勃朗先生的多次赞扬。后来这6篇英文作文都刊登在《中国丛报》上。

1842年6月20日，勃朗校长要求学生每人都给裨治文写一封英文信，结果该班7位同学写了7篇英文信，都达到了英文教学要求，后来又全部在《中国丛报》发表出来。容闳成绩最佳，又一次获得勃朗校长的表扬。

容闳和同学们能熟练地进行英文作文、英文写信的事实，说明他们的英文水平高，英文教学质量好。

除了中文、英文教育之外，马礼逊学校还有自然科学（如算术、代数、几何、化学、物理、地图地理、自然地理等）和宗教课程（如《圣经》、基督教等）。中西课程合璧，这是马礼逊学校教学和教育管理的一个特点。而这个特点与中国封建学堂教学内容只固守传统经学、排斥西学的单一课程模式有很大的不同。正如一位学生在一封自己写给教育会秘书裨治文的信中写道：“中国学校的教材从来不教科学和艺术，唯一只讲孔子，讲他一生如何行事，以及信徒对他是如何赞美。我发现，经书中的许多话在我的生活经历中，从未听到过人民这样讲。”这位学生在信中还概括地指出：“中英学校重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书面向古代，而英国的书都是面向现代和将来，去发现真理，唯其如此，中国的书是千篇一律的，而英国的书却是精益求精的。”^①这个学生公然否定传统的儒学价值，这是十分大胆的议论。他在这段中英教育内容的相互比较的评论文字中，击中了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要害，概述了它的弊病和落后性，赞扬了英国学校课程教学的时代先进性。



第三，采取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

勃朗校长和其他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改革封建传统教育那种呆读死记的陈旧教学法，一扫官学私塾死读硬背、刻板凝滞、不求甚解的旧习，采取生动活泼、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勃朗校长和教师们往往运用“图文并茂”、讲故事、讨论式的教学形式，给学生讲课，激发学生兴趣，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使教学内容易懂易记，课堂气氛活跃。容闳在回忆老师时说：“其讲授教课，殆别具天才，不须远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⑧这是因为教师改革了旧教学方法，采取灵活多变、为儿童所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方法的缘故。

第四，按照教育规律，加强教育管理，严把质量关。

中国封建官学和私塾不顾学生身心健康，不重视文娱体育活动，一天到晚把学生关在课室里，强迫他们死记硬背，诵读经书，严重摧残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勃朗校长遵循青少年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制定并实行一个新的学校作息制度。在一个整天的教学时间中，有8小时用来读书学习，三四小时安排孩子在露天场地进行体育运动和锻炼或在室内进行文娱活动。这样，有劳有逸，有张有弛，学生身体健康，肌肉结实，精力旺盛，提高了效率和质量。容闳和同学们也从中学会了体育锻炼和球类运动。学生们感觉到像是在家里学习一样。这如同勃朗所说的：“他们融于这个家庭，并且我们试图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鼓励他们对我们具有亲密无间的信任，作为他们最好的朋友。……简言之，我们要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家里一样，并且给予他们一个基督教大家庭的教育。”^⑨勃朗校长要求“他们融于这个家庭”的愿望，与同学们的感觉是一样的。

勃朗校长认为，要办好学校，必须加强教育管理，认真把好质量关。马礼逊学校从开学到1841年11月，陆续有21名孩童到校注册。勃朗校长按照常规对他们进行体、智、德、能四个方面的教学测试，结果有5名学生测试不合格，被校方勒令退学。^⑩这一学年只剩下16名学生就读。在英语教学的读、听、写训练中，勃朗校长要求一个个过关，一个个分别达到要求。在中文教学中，勃朗校长也要求中文教师严格要求，保证教学质量。

以上四个方面就体现了马礼逊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勃朗校长教育管理特色。由于教师采取科学的教学方法，学生勤奋学习，绝大部分人都掌握了所学的知识技能，教学质量很好，成绩不断提高。“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在教学各门课程中的成绩，甚至达到了高一级中学水平。”^⑪学生们的



英语水平提高很快，使人感到“仿佛那些学生生来就是说英语似的”。^⑫有一个学生花了不到15个月的时间，就把一本英文版的《西方经济手册》翻译成中文，这说明学生的英文水平达到相当的高度。

三、恩师意欲携容深造 慈母最终同意放洋

1846年冬天，疾病缠绕着勃朗夫妇。由于工作和教务繁忙，夫妻俩身体每况愈下，准备回美国去治疗、调养。临行前四个月，勃朗在课堂上大声对学生讲：“我和妻子身体欠佳，准备暂时离开中国，回美国养病。但我对本校学生感情很深，这次归国，非常愿意携带三五名同学，到美国深造，以受完全之教育，诸位如有愿意同行者，可以立即起立。”^⑬

课堂上鸦雀无声，孩子的心中充满疑虑，若有所失，不敢正面回答。勃朗也黯然失色，不安地走出了教室。

勃朗校长本来出自好心，为什么没有得到积极响应呢？一般来讲，学生们有六个原因：一是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祖训，不敢随便漂洋过海；二是美国路途遥远，横隔大洋，不知凶吉如何；三是有些学生年幼无知，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还须依赖父母、亲人照顾；四是怕不习惯美国的气候、水土和生活方式，怕过不惯顿顿吃面包的洋生活；五是未经请示父母，这样的大事不敢擅自做主；六是对洋人不了解，受着过去老百姓流传的“红毛番鬼佬占我土地，迫我信教，尽干坏事”的传闻影响颇深，对“番鬼佬”存有疑虑和戒心。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学生们不仅当时不敢起立答应，而且在以后几天的课余活动中，都闷闷不乐，每谈及这个问题，就怅然失色。唯有容闳、黄胜、黄宽这三位同学，对跟随勃朗先生赴美国深造一事，感到欢欣鼓舞。

再过了几天，勃朗校长在课堂上教授课程完毕之后，又一次讲解留学美国的好处、报告游美方针，最后再次征求大家的意见说：“如有愿意随我赴美留学者，请起立！”

一个人首先站起来，响亮、爽脆地回答：“我愿意去！”同学们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勃朗校长的得意门生容闳。紧接着，又有黄胜、黄宽两位同学先后起立，表示愿意跟随勃朗校长赴美留学。勃朗校长听到三个人有决心、有信心的表态声音，看一看容闳、黄胜、黄宽的神色，尤其审视一下容闳的坚定的目光，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叮嘱这三位同学回家，要好好同父母商量，争取家人支持。

容闳感到勃朗校长的提醒和叮嘱很重要，非常符合个人的实际情况。



他想，自己虽然很想赴美留学，但从来没有同家人商量过，更无征求过母亲的意见。这么大的事情，不能自作主张，于是，他迈开大步，高高兴兴地奔回家中，把这个喜讯禀告了母亲。母亲听后很不高兴，表示不同意容闳到西洋留学。容母为什么不同意他出国留学呢？当时容母有四种想法：一来丈夫在六年前去世之时曾再三叮嘱要照顾好大儿光杰、闳儿和女儿，但美国那边隔洋遥远，风波险恶，生死难卜，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丈夫呢？如果有什么不测，一辈子都不安的；二来容母生下的第三个儿子已过继给叔叔做嗣子，闳儿就是最小的家养儿子了。容母一向爱子如命，有一副慈爱心肠。此刻，她老人家怎么会忍心放容闳出洋呢？三来丈夫去世后，家庭男劳动力更少了。容闳留在身边，会帮助大田生产，分担家务；四来容母认为闳儿聪明勤奋，听话懂事，会赚钱帮补家计。闳儿此次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每逢过年过节，她会思断肠、流干泪的。想到这些，容母毅然拒绝了闳儿出洋留学的请求。

然而容闳长期接受西方教会学校教育，向往西方世界，渴望到美国亲眼看一看繁华的“天堂”，又把希望寄托在恩师勃朗身上，更期望通过留学美国，满足自己强烈的求知欲望，寻找机遇，实现“西学东渐”的教育计划。因此，容闳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反复说服母亲，他一次不行，两次；两次被拒绝，三次；三次不同意，四次。在第四次请求的时候，容闳跪在母亲膝下，苦苦央求，请准儿子出洋留学，恳切地说：“大鹏志在蓝天，好男儿志在四方。在家穷得抱在一块儿饿死，倒不如出大洋那边闯一闯天下，说不定会闯出一条生路，实现儿子的理想，使我们家富起来。您老人家就准我一次吧！”^⑭母亲听了闳儿这一番话，内心陷入十分痛苦和矛盾之中，爬满皱纹的脸上淌下一滴滴泪水，但仍然摇摇头。容闳看见母亲极其痛苦的表情，心里非常难受，但赴美留学之心非常急切，于是又用委婉诚恳的语言，安慰母亲那颗害怕孤独的心：“妈妈！儿虽远去，尚有兄、弟和姐三人，在家侍奉您老人家；况且，杰兄快要娶妻，您快有媳妇，有兄嫂照顾、慰藉您老，也不至于寂寞。望母亲大人保重自己，不必牵挂我。我到了美国安顿下来，就给您老人家写信，报告平安。过些日子，再给您老寄些在美国的照片，让您老看一看儿子的洋相、容貌、仪表，不就等于天天见面了吗？我这次远行，关系到是否成才，能否实现大志。妈妈！您就让我去吧！”^⑮母亲看见儿子这么坚决留洋的决心，想必挽留也挽留不住了。为了儿子将来能成大器、做大事，只好勉强忍痛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噙着泪水说：“闳儿，妈想通了，你就

出去吧!”容闳此时高兴得跳起来,立即跪在老母膝下行三叩头之礼,并收拾行李,准备赴美。母亲也连夜劳作,赶做新鞋和新衣,还做了一些糕点,让容闳在路上吃。慈母这种天下父母心的爱儿举动,使容闳想起了孟郊的“慈母”诗: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妈妈在临别时这一份真情,容闳刻骨铭心。这天夜晚,容闳兴奋不已,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很久才进入梦乡。第二天,东方的太阳露出红红的圆脸的时候,容闳又赶快出门了。他迅速赶回马礼逊学校,把母亲同意他赴美留学的好消息,告诉勃朗校长。勃朗校长看着容闳满面笑容的样子,也跟着发出爽朗、愉悦的笑声,并亲切地对他说:“回去做好准备吧!”^{①6}

很明显,容闳这次赴美留学,全靠勃朗校长的热心扶掖、大力提携和母亲的宽容与支持。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勃朗的生平及其与容闳的特别亲密的关系。

勃朗牧师 (Samuel Robbins Brown) (1810—1880), 美国康涅狄克州 (Conniticut) 的东温莎镇 (East Windsor) 人, 他的父亲提摩太·勃朗是一个虔诚热心的基督教徒。勃朗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 从小就受到父亲不断强化的基督教教育, 很早就树立了“获得自由教育, 为落后之民族献身传教工作”的雄心壮志。在孟松中学毕业后, 考入纽约聋哑学校执教三年, 后因身患肺病, 停职回家治疗调养, 在身体康复后于 1836 年考入哥伦比亚神学院, 1838 年毕业, 被美国海外传道会派赴澳门马礼逊教育会工作。1838 年 10 月 10 日, 与依利莎伯小姐 (巴列特牧师之女) 结婚, 旋即被立为牧师。同月 17 日, 即婚后之第七天, 就携妻子赴澳门, 于 1839 年 2 月 23 日抵达澳门, 初习华语, 接触马礼逊教育会人士, 继而筹办澳门马礼逊学校。从 1839 年 11 月至 1846 年底, 一直主理马礼逊学校校务, 1847 年 1 月偕夫人回国治疗疾病, 带容闳、黄胜、黄宽三位学生赴美留学。勃朗回国后, 任阿朋中学校长, 1859 年受荷兰更正教传道会之聘, 赴日本神奈州、横滨等地从事教育和传道工作, 翻译日文《圣经》, 创立日本亚洲协会, 出版《日本方言》, 撰文推介容闳、黄胜、黄宽留学事迹, 为日本教育近代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马礼逊学校在澳门办了 3 年多, 在香港办了 7 年, 至 1849 年、1850 年因经费缺乏而陆续停办。容闳在马礼逊学校读书七八年之久。勃朗校长对他倍加爱护, 大力奖掖, 多次表扬容闳勤奋好学、尊敬师长、成绩



优良的事迹，携带他和另外两个学生赴美深造，资助他在美国接受八年中等教育、高等学校，以优异成绩完成大学课程。没有勃朗校长四处奔走，处处为他筹措经费，事事帮他解决困难，容闳就不可能顺利完成在美国的中等高等教育。勃朗校长是最关心、最爱护他的恩师。李志刚牧师说得对：“勃朗牧师宅心仁厚，对容氏眷恋提携，无以复加，堪称容氏之唯一恩师也。”^⑦这个评价是恰切的。

勃朗一生都执教鞭、履教职，以改良旧教育、倡行近代新教育为己任，为中日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不愧为世界近代教育的先驱。容闳在中国和美国 16 个年头追随勃朗先生读书、深造，受勃朗校长的恩泽至大至深。勃朗携带容闳等 3 人留美教育模式是容闳主持近代 120 名留美学生派遣美国的留学教育计划模式的蓝本，容闳近代四批派遣留美教育计划又是勃朗 3 人留美教育的延伸和扩大；容闳的教育近代化理念的形成和发展，实是对勃朗的教育民主、平等、自由观点的承传与扩展；容闳在天京所献七策中关于近代教育制度的系统蓝图，源于勃朗在《致富新书》中关于“幼而学，壮而行”、“故当其少也，教之以大道。及其长也，博学而成名”、“而为治者，急宜设学校，以广教化也”的论述；容闳提倡的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宗旨，可视为对勃朗关于各育协调发展的办学方针的延伸；容闳为人刚正、遇事沉着镇定的品格，可以从勃朗人格魅力中看到为人师表的影子和力量。可见，勃朗校长对容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刻的。

注释：

①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杨坚、钟叔河校点：《西学东渐记》，3 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②刘圣宜、宋德华著：《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66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③刘圣宜、宋德华著：《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67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④《马礼逊教育会成立经过、章程、理事会成员及关于其宗旨的评论》，载《中国丛报》，第五卷，1836（12）：373～375 页。

⑤《中国丛报》，第 11 卷，1842（10）：547 页。

⑥《临时委员会通告》，美部会文件，16. 3. 11。

⑦郑师渠撰：《19 世纪 40—60 年代在华传教士与西学的传播》，载

《澳门日报》，1895年7月5日。

⑧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杨坚、钟叔河校点：《西学东渐记》，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⑨《中国丛报》，第十卷，1841（10）：570页。

⑩《中国丛报》，第十一卷，1842（10）：546页。

⑪《中国丛报》，第十五卷，1846（12）：609页。

⑫《中国丛报》，第十五卷，1864（12）：608页。

⑬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杨坚、钟叔河校点：《西学东渐记》，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⑭牧彩编：《南屏父老后人访问录》，4页，香港，中原出版社，1997。

⑮⑯牧彩编：《南屏父老后人访问录》，5页，香港，中原出版社，1997。

⑰李志刚著：《容闳与近代中国》，68页，台北，正中书局，1981。